

陳嘉庚言論集

陳嘉庚言論集

1/2 WMS
29.10.1941

473107
378

目錄

自序

論 文

半斤與八兩.....	一
美借款與我國紙幣.....	四
論潮州大學.....	七
論美國救蔣必敗.....	九
新歲獻辭.....	十三
如何追悼侯西反.....	十九
從未來世界大戰形勢論美國不敢以軍事援蔣.....	廿二
蔣介石表示不要做總統.....	廿六
蔣介石的「最大錯誤」.....	廿九
中國內戰何日告終.....	卅三
國共決無和平可言.....	卅六
再論中國內戰前途.....	卅八



806914

徐州大會戰與全局決定性.....四一
辨匪論.....四三

演講

領袖與誠信.....四七
關於紀念國慶的糾紛.....四九
祖國光明在望.....五一
從歷史經驗證明蔣政府必倒.....五五
南僑報任務與中國前途.....五九
華僑中等教育之重要.....六四
新中國必能與利除弊.....六八
明是非辨真偽.....七三

通告

召集馬來亞各區籌賑會代表會議通告（爲討論籌款資助機工南回辦法事）.....七九
關於機工復員事.....八五
爲荷蘭慘殺華僑并奪船劫貨封鎖貿易事.....八九
宣佈獨裁政府罪狀.....九六

函 電

- 關於建立華僑死難紀念碑.....一〇一
- 電請杜魯曼停止援蔣.....一〇二
- 電參政會響應學生運動.....一〇四
- 抗議白思華報告書.....一〇五
- 向白思華質問三點.....一一〇
- 與毛澤東主席來往電四件.....一二二
- 與朱紹良等來往電.....一一四
- 電悼馮玉祥將軍.....一一六

附 錄

- 評蔣鼎文之談話.....一一七
- 辭謝行總協修集美校舍.....一一八
- 與美國記者談我國新局勢.....一九

自序

余自民國成立後，對於中國前途，抱熱烈希望。雖軍閥內鬪，戰爭不息，總念國家改革，必經相當時期之困苦，乃能達到幸福目的。迨民十七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更希望能如蘇聯之澈底改革，理頭苦幹，興利除弊，措國家於發展之基。乃歷過多年，絕無實現，祇見獨裁欺詐，媚外害民，消除異己。至七七事變後，抗戰多年，民生慘苦，而獨裁者仍不悔悟。其時，蔣介石等尚屬中年，且厲行教育黨化，預作永久獨佔政權地步；余意設使天祐中國，降生忠誠建國人才，不知須再延遲若干年之久方能代蔣氏掌握政權，以救國救民，況今世尚未聞有此人才，故憂慮悲觀，無時或已。民國廿九年代表南僑回國慰勞抗戰軍民。至重慶，見國共磨擦嚴重，似有劍拔弩張之勢，如不幸破裂，抗戰何能勝利。余知國民黨方面，對中共仇恨之深，非輕易可以解釋，但未識中共方面之意見如何，乃決親往視察，俾略知其究竟，庶回洋時可報告僑胞。及到延安後，關於國共磨擦事，據該方表示，願極力退讓忍耐，避免分裂，以槍口一致對外為目的。時彼強此弱，余相信其所言係事實。除此項之外，余所見所聞，不論政治與軍事，大

出我之意外。軍事則與民衆合作，聯絡一氣，同甘共苦，推誠相待，已將軍隊擴充至二十餘師，使敵人在華北勢力，僅佔交通線及若干大城市而已。至政治方面，其領袖及一般公務員，勤儉誠樸，公忠耐苦，以身作則，紀律嚴明，秩序整然，優待學生，慎選黨員，民生安定。其他興利除弊，都積極推行。余觀感之下，衷心無限興奮，喜慰莫可言喻，認為別有天地，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前憂慮建國未有其人，茲始覺悟其人乃素蒙惡名之共產黨人物。由是斷定國民黨蔣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回到重慶時，國民外交協會邀余演講，定講題為「西北之觀感」。余對軍事一字不提，對政治方面，頗詳述見聞各事實。國民黨報對余言講詞，俱不登載，獨新華報登載甚詳。國民黨人由是對余大不滿意，蔣介石之不滿更形露骨，以何應欽名義電令江南諸省當局注意余之行動。及余入閩，查出陳儀徐學高禍閩慘重，電請蔣介石撤廢閩省苛政，但結果被拒。余經西南各省，召集福建同鄉會，團團結救鄉，出國後至南洋各埠亦然。從此之後，蔣介石及其軍政機關等即與余斷絕來往。

民國卅一年，日寇侵略新嘉坡，余避匿爪哇，乃著「南橋回憶錄」，「我國行的問題」及「住屋與衛生」。民國卅四年十月，余回新嘉坡。在其時國人對國共會談妥協合作事，多抱樂觀，余獨不以為然。蓋君子與小人，斷無合作成功之可能。及全面內戰發生，美

國政府極力幫助蔣介石，增長其內戰之野心，甚至駐海陸空軍我國土，余乃發電致美國杜魯門總統及參眾兩院長，反對美國助紂為虐及駐軍，并警告多行不義必敗，請彼等以日本德國為鑒戒。因此，馬來亞各處國民黨人機關及報紙，對余百方攻擊。或公開集會，函電交馳；或匿名謾罵，遍貼標語。惟全馬諸民主派，及勞動界，婦女界，青年人等，憤恨不平，在各處亦召集大會，擁護余之通電，其他僑民表同情者亦眾。盪動月餘，國民黨人及黨報乃消聲。詳情載在「南僑正論集」。當時新嘉坡南僑日報尚未開辦，所有各報多偏於國民黨人方面，吠影吠聲，勢所難免。及南僑報開辦，全面內戰正劇，余故屢發表意見，以告僑眾。現蔣政府即將倒台，全國即將解放，革命大功瞬將告成，余乃續著一書，名「民俗非論集」，以貢獻我新民主政府。茲當回國觀光前夕，爰將三年來發表意見彙印，名曰言論集。

大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一日

陳嘉庚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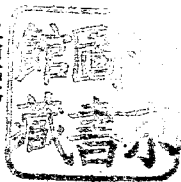
文

半斤與八兩

台灣人民六百萬，閩人佔三分之二，多為閩南人。因距離廈門水途不遠，帆船一日夜可達，火輪尤為快速。甲午以前，閩南婦女紡織業，無家不有，大半運銷台灣。所需米糧，則由台輸入。其他物產，交換亦夥。人民往來，如現下南洋一樣。自割讓日本後，不但人民來往困難，而布米等物品交易，完全為日本奪去。閩南民衆生機，幾遭斷絕。

日本佔領台灣之後，盡力改革，與利除弊，而尤以發展交通，改良農業，建設水利，禁絕鴉片諸端為尤著。數年之後，生產增進，民生安適。唯民族思想，遭受壓迫，主奴階級，判若天淵，人民自由，剝奪無餘，故台民自我辛亥革命以後，企盼祖國之收復，不啻農夫之望歲。抗戰勝利，目的已達，台人懼忤欣幸，莫可言喻，以為從此可出水火而登衽席，由黑暗而覩光明矣。

陳儀治台之日，帶去公務人員數百人，其選擇組織，大部份當然為前治閩諸僚屬，故閩人亦有參加者。下車不上兩月，台民大為失望，或貼標語，或繪圖畫，指為「狗去豬來」。蓋以日本為狗，尙能護主，而陳儀為豬，僅能飽食而已。不滿陳儀，於此一事可以想見。



閩省原非富裕，加以抗戰數年，民生困苦，而陳儀苛政，層出不窮，任川鄉親及私人，營私貪污，勒索敲榨，無惡不作，而閩民以抗戰期間，遭受壓迫，雖如何悲慘，亦惟有忍受饑餓，或則投江自殺，不敢挺而走險。加以特務橫行，言論統制，故外間鮮能知之。今台灣則經日本數十年之經營，物產豐富，工業繁盛，不亞南洋膏腴之地，陳儀等如餓虎見肥肉，安肯放鬆。閩省苛政，故態復萌，甚且變本加厲，爲勢所必然也。

昨日報載，美合衆社電，台民反對陳儀苛政，死傷近萬人。又美聯社電，政府委吳鐵城，繼陳儀任台灣行政長官，如係屬實，則可見台灣變亂影響甚大，如陳儀不去，將無法收拾，故以吳代之。然吳鐵城之人格，與陳儀不過半斤與八兩。言營私積產，陳不及吳。言任省長不負責逃走，吳則尤甚於陳。言年齡品性，殘忍狡詐，則無分軒輊。陳去吳來，無異以虎易狼。台民何不幸乃爾！若台人果能一致行動，堅持到底，將貪污官吏，盡數驅逐，則民衆雖受重大犧牲，亦可獲得代價。如其不然，亂事不過暫時平靜而已，欲望其撥亂反治，是緣木而求魚也。

人性善惡，出於天成，行年四十以上，向無改移之可能。吳氏年屆六十，平時所親信所接近者，皆貪壬之流。賢達之士，決不願同流合污。物以類聚，薰猶不同器，此之謂也。今陳儀之羽黨雖去，而吳鐵城之爪牙又來，相差不過五十步與百步而已。余前著之「南僑回憶錄」，台人由廈門購聞，知閩人早已飽受

陳儀之虐政。至吳鐵城之行動，在余書中亦有所紀述，惟未若陳儀治閩事蹟之詳細。嗚呼，此豈特台人之不幸，抑亦我閩人之不幸也。以陳儀禍閩之罪，萬死不足以謝閩人，乃當局與之朋比爲姦，同惡相濟，忠佞不分，是非倒置，古語云：「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今居高位者，竟無是非之心，我民族安得不遭受慘痛，於陳儀乎何尤？

（三十六年三月十日）

美借款與我國紙幣

國共不能妥協，內戰不能避免，凡與兩方要人有接觸經驗者，不待智者而後知，故余早斷其謀皮於虎也。內戰既不可避免，勝負亦非易解決。大戰後我國物資枯竭，生產有限，加以政治腐敗，貪污橫行，軍費浩大；政府財用專靠印幣機為資源，基金毫無，每日要印行數十萬萬元紙幣，向民衆流通，換取物產，致通貨膨脹，降跌，此又不待智者而後知。

執政諸人，以為人民可欺，以為數月內可以解決內戰，農業國不怕紙幣濫發，美國海陸空軍火及軍人用品，可以源源供給，故當風狂走，兇暴殘忍，發動內戰，不顧民衆之飢餓死亡，國權之削弱喪失，保存其專制獨裁之野心，慣行其自欺欺人之狡詐。

就現下國幣言，日趨降跌，全國民衆咸知將來必成廢紙。數星期前，政府規定美金一元，值國幣一萬二千元，每萬元申叻銀一元八角，近日降跌半數，每萬國幣值叻銀僅九角，若再跌五六角，則每萬值叻銀三四角，五百元以下舊紙幣，均作廢紙矣。

新印萬元之幣紙，價值既賤，每個士兵每月平均至少需五十萬元，前後方按五百萬人，每月須一千五

百萬億元，而廣衆流通所需，當加千百倍。印鈔機雖如何靈敏，恐亦供難應求。紙面價值愈鉅，濫發又愈多，則總崩潰亦當愈速。

士兵作戰之需要金錢，如汽車行走之需要汽油。不但糧食衣服，而公私費用，運輸補給，懸賞獎勵，衝鋒陷陣，間諜冒險，賄賂對方，及其他種種鉅費，均非錢不行。民衆對紙幣既失信仰，士兵交易必生阻礙，影響作戰之利害，毋須多贅。尙有一說，則強徵強取強劫，勉作維持，如此則國軍變成國匪，可哀也已。

報載政府將向美國借款現金五萬萬元至十萬萬元，余意此種無稽之空想，非畫餅充飢之騙局，即緣木求魚之妄想。自敵寇敗後，向美國借款若干，未有公開宣佈，然所借數目，係軍火及軍事用品，此乃大戰後美國剩餘無用之物，藉此廢物利用，既可握債主權，又可助長我國之內戰，一舉兩得，其處心險惡，世界咸知，若貸借現金，則同水花泡影，徒供馬歇爾特使之玩弄耳。

大戰時及戰後，美國剩餘軍火，如飛機大砲，戰車槍彈，積存在太平洋諸島嶼，不可勝計，及傾收日寇所有，更形山積，若全數供我國內戰，非數年可能用盡。其他軍用品，積存亦夥，第恐未能盡合我國軍人適用。就新加坡彈丸之地，戰後運來者，倉棧皆滿，迄今年餘，雖消去一部份，尙存數千萬元之多，雖廉價尙乏人承受，而大部份爲糖精，瀉鹽，剃刀，肥皂，餅干，罐頭，及其他物品。美國在太平洋同樣之

存積，不知要加許多倍，數目當在幾萬萬元以上，姑彼慷慨任我國贖欠，一如軍火之供給也。

除上言軍火及軍人用品兩種外，若借貸現金，乃人民之脂膏，原非政府所有，以我國現下內戰之狀況，政治之腐敗，貪吏之如毛，美國人黃金雖多，欲令填此無底壑，又談何容易。

或云鑄借之款，非盡現金，而大半為助我國建設，交通及工業器械。果爾，則對於挽救紙幣之崩潰無關。況許多重要鐵路橋樑交通，且遭破壞，何暇計及建設新事業。即使借來半數之現金，以美鈔專供軍政之維持，亦不過幾個月時間而已。總而言之，欲望美國借出若干萬萬元之現金，救此病入膏肓，瀕於崩潰之紙幣，而解決內戰者，真無異緣木而求魚也。

（卅六年四月卅日）

論潮州大學

閱報知劉侯武先生，此次爲創辦潮州大學南來，經與潮幫僑領妥議，成立籌款委員會，進行募款。

潮州與閩西毗隣，并與嘉應海陸豐接壤，地廣人稠，人口千萬，尙未有一大學，誠屬憾事。世界文明諸國，大學林立，姑置不論。而教育最落後不振之我國，尙有大學及專門學校百餘所。以人口平均計，四百萬人可有一校也。

潮州僻處南疆，然與東南亞交通至爲便利。潮州創辦大學，非但爲潮州之大學，乃中國之大學，不但爲中國之大學，將來亦可爲東南亞之大學，蓋有教無類，乃教育之目的，惟近水樓臺，經營締造，自不得不先由當地人士負其責也。

創辦潮州大學，其目的爲造就專門人才，培植民生幸福之基礎。百年樹人，成績雖難立見，惟影響所及，收效必然不少。當民國十年廈大初辦時，閩省中等學校四十餘間，每年畢業生一千餘名。當時中學學制爲四年畢業，故大學設有二年預科。廈大初辦預科三班，生額一百二十名，招簡生半數六十名，餘爲他省生，及考試，簡生及格不上三十名，可見中學辦理不善，致程度如此低劣，其原因爲向無大學入學試驗

，課程漫無標準也。

自有廈大之後，閩省中等學校，多自奮進。以後招考新生，略見成績。不幸自民二十年之後，爲經濟所困，勉強維持，呼籲無門，抱憾無已。至二十六年，余以廈大集美勢不能兼顧，乃請求政府，無條件接收廈大。交卸甫畢，七七戰事發生，全校內移，雖困難甚多，在質與量方面，成績亦略有可觀。新加坡未淪陷前，報載全國大學生會考，廈大生佔第一位。其原因廈大內移時，儀器圖書等大部份，尙可遷去，而華北上海等大學，多在淪陷中損失，故廈大特佔優勢也。

至就量而言，去年秋季，廈大招生，考試及格者，四百餘名，閩生佔大半數。本年招新生五百餘名，大約相差無多。就此比較，廈大開辦二十餘年，大半在遭遇困難期間，而促進中等學校之進步，成效已屬不少。中等學校成績優劣，既受大學之影響，大多數之小學校，當然亦必隨中學而進展。夫如是，則今日潮州大學之創立，豈僅爲造就專門人才而已耶。

西哲云，金錢如肥料，散播乃有用。以馬來亞潮僑之富庶，倘慷慨解囊，要捐百餘萬二百萬元，絕無難事。又如存積公款之多，潮屬亦爲各番冠。潮州小學校多積有基金，故學校經濟不受市況影響。反之，福建會館所辦各校，學生五千名，基金無有。潮僑在本坡尙有重要地產百餘英畝，現下地值坡幣數百萬元。化無用爲有用，誰曰不宜。論公論私，要捐助潮大創辦費，並數年之經常費，實易如反掌也。

(卅六年八月十三日)

論美國救蔣必敗

本年夏季以來，蔣政府在軍事經濟政治各方面，敗象日益顯著，頹勢無可挽回。其爪牙孫科等，竟乃異想天開，欺人自欺，初則捏造蘇聯接濟中共，繼復就蒙疆邊界衝突事件，作誇大宣傳，以爲如是則可促成美蘇大戰，而使美國不得不以全力援蔣。其計謀之笨拙，見解之卑鄙，誠無以復加矣。

我國政府要人，發表言論，往往缺乏常識，中外傳爲笑柄。例如抗戰中國民黨中央常委王泉笙等十八人提案，竟主張召回駐英大使，不通知理由，以促英覺悟。其愚妄無識，余曾在南僑回憶錄中，加以揭發。最近僑務委員長劉維熾發言非難馬來亞來憲法，竟不知馬來亞民主同盟爲何物，而主張停止馬盟活動，致鬧出一場大笑話，更可謂荒唐已極。

余嘗以爲我國教育未能普及，文盲十居七八，以故政府官吏，多爲庸材，缺乏常識，殊不足怪。余所不解者，美國民智發達，教育普及，專家學者，多如過江之鯽，然其政府要人，國會議員，如馬歇爾，布立特，祖德等，竟亦蠢如鹿豕，與孫科輩，可謂難兄難弟，則誠非意料所及也。

當日寇敗降之初，美國積極援蔣，冀於數月內消滅中共，消滅不成，乃託詞助華復員，並派特使來華

，假意調停國共爭執，其設計不可謂不周，用心不可謂不苦，然終至完全失敗，馬歇爾掃興而返。何以故？則以美國始終不明國共內情故也。

在抗戰初，中共局處陝北，地瘠民貧，內受威脅，外無奧援，赤手空拳，抗戰八載，蔣政府不給一技步槍，不發一粒大砲彈，獨能在華北華中內蒙各省，建立解放區，解放農村，十居八九，動員民衆，億千萬人，使敵寇僅能扼守據點及交通線，不敢越雷池一步，此非有卓越之軍事政治才能，斷不克致此。至於中共統治區內，吏治之清廉，民心之歸向，較諸蔣政府統治地區，又有天淵之別。就蔣部下嫡系將領而論，大多爲懦弱之庸才，每戰必敗。其他非嫡系將領，對蔣政府，或則貌合神離，或則敷衍戀棧，故國共雙方，未及交綏，成敗勝負之數，固已屬前定矣。

布立特，魏德邁，祖德之徒，昧於中國實情，竟復呼號叫囂，主張美國正式聲明，對蔣政府，作大量軍事援助，並派麥克瑟帥駐南京，如龔歲在太平洋指揮對日作戰然。實言之，彼輩不以金錢軍械援蔣爲滿足，而要求傾美海陸空軍之全力，以來華助戰，如仍無濟於事，則雖以原子彈炸平全中國，亦所不惜。此其狼子野心，較諸曩昔之日寇及希特勒，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然弄槍者斃於槍，玩火者斃於火。原子彈秘密，已非美國所獨有，姑置不論。若大量軍事救蔣，果能挽救蔣政府崩潰乎？果能貫徹美國侵略之目的乎？試擇要論之。

(一) 過去兩年，美以大量軍火及貸款接濟，舉凡飛機，大炮，坦克車，戰艦，噴火器，各種新型武器，應有盡有，益之以美國顧問，參預戎機，美國軍官，編練軍隊，結果完全失敗，反令中共獲得若干師之美式裝配與美國器械。軍火及物資援助，無濟於事，業已甚明。

(二) 布立特等主張派海陸空軍由麥卡瑟元帥統率，以實行救蔣侵華，此等於美國對華不宣而戰。然中國為大陸國，惟陸軍作戰，方能決定最後勝負。日寇陸軍以強悍耐苦著稱，然中共以數萬之衆，尙能堅持抗戰，至八年之久。美國陸軍雖設備較佳，而其質數則遠不逮日本。目前中共實力已超過抗戰時千百倍，則美國欲求制勝，其可得乎？

(三) 美國所持以征服全世界者，惟原子彈而已。原子彈炸力雖大，亦不能炸半縣之面積。我國土地有二千餘縣之廣，縱令美國日夜趕造原子彈，每枚原子彈落入中國土地，竭一年之力，亦只能炸滅廿餘縣，欲炸平全中國，則需時百年而後可也。

(四) 以原子彈作戰，雖然損失鉅大，但未免玉石俱焚。中共解放區與蔣管區犬牙相接，無法劃分，且內戰為民主與獨裁之戰，為貧苦大眾與豪富貪污之戰，如以原子彈助蔣作戰，則勢必使蔣區軍民亦遭犧牲，試問蔣所統轄之軍隊民衆，能甘心忍受乎？

(五) 今日內戰，勝負決於鄉村，而不在乎都市，與曩昔軍閥內戰及對日戰爭，迥不相同，曩昔戰爭

，重要都市失陷，或如廣島原子彈一下，執政者爲保存自身生存，可立即投降屈服，然民衆爲自身自由幸福計，決不懼任何犧牲及威脅。憶抗戰初期，我國缺乏空軍，致全國城市，任敵自由轟炸，我國損失雖巨，然因民衆始終不屈，最後日寇國土遭受盟軍狂炸，卒致敗降。今如欲恃武器以征服中國，其最後結果亦如是也。

(六) 美如派兵參戰，將使中國內戰，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誠有可能，然縱令美國甘爲我首，英法意等歐洲強國未必甘心追隨美國之後，共同作戰。觀諸最近法意兩國迭次大罷工，加拿大工人反對軍火運華，如美國一旦發動大戰，各國民衆勢必群起反抗，即美國大部份勞工，亦未必甘心爲資本案充炮灰，而況此次戰爭，師出無名，與上次之爲反法西斯戰爭，意義尤大不同也。

(七) 軍事救蔣既無效果，徒然自取敗亡，則以貸款救蔣，自更屬無濟於事。即令蔣政府獲得數億美元借款，如填老鼠洞，如打嗎啡針，最多不過使蔣政府苟延數小時之殘喘，而欲挽救既定之局勢，貫徹我國之野心，則斷不可得也。

故余以爲美國以任何方法救蔣，終必慘敗。馬歇爾，布立特，祖德等人呼號叫囂，其愚誠不可及矣。

(卅六年十二月廿五日)

新歲獻辭

今歲爲民國紀元三十七年，實爲我國歷史上鉅大變革之年，或亦竟爲中華民族大革命勝利成功之年。我中華民族立國垂數千年。今日我國幅員之廣亘，人口之衆庶，國際地位之重要，國際關係之複雜，實爲曠古以來所稀有。然而獨夫專政，賣國喪權，一獨黨裁，營私舞弊，貪污橫行，上下爭利，憑藉外力，殘殺同胞，狼虎當道，餓殍盈野，內戰慘禍普遍深入，實亦開史所未有之先例。

予於九年前，代表南僑，返國慰勞抗戰軍民，親見獨裁政府，貪污專橫，殘民以逞，而中共踞處西北，生聚教訓，發憤圖強，固知分裂無可避免，變革已成定局。茲值歲序更新，時局動盪，獨裁命運將終，民主勝利在望，故復不避重復，就過去之回憶，當前之瞻望，一抒所見，以就正於海內外先進之士。

民國建立以來，軍閥角逐，互爭雄長，此仆彼起，內鬨不息。掌握政權最久者，厥爲袁世凱與蔣介石二氏。倘以袁蔣兩相比較，袁爲帝制野心，不惜勾結帝國主義，承認二十一條約，濫借外債，廣植羽翼，窮兵黷武，禍國殃民。蔣爲鞏固獨裁，不惜割棄外蒙領土，放大主權，與蘇聯簽訂賣國條約，復與美國訂結喪權辱國之商約及航空條約，將全國國防秘密，交通主權，工商優惠，經濟命脈，拱手奉送外人，使中

國成爲非律濱第二。此其存心與袁氏如出一轍。然袁氏所承認之二十一條從未實現，而蔣氏手中所斷送之領土主權，不可以數計，所借外債數額，尤十百倍於袁氏。不寧惟是，蔣氏認賊作父，賣國固權，罪惡昭彰，較之石敬瑭，秦檜，吳三桂，汪精衛，猶有過之。日寇敗降兩年以來，余揭發蔣氏竊國罪狀，向中外人士聲討，已歷多次。蓋自作孽，不可道，自古已有明訓，斷未有賣國賊而能長治久安者。余爲國家民族前途計，亦爲公理正義計，故不能苟安緘默也。

蔣氏以下，蟠據黨政要津，朋比爲奸者，如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吳鐵城，王世杰，陳儀，孫科，于右任，戴季陶，張羣輩，非貪污卽無能。貪污必致亂政，無能惟有尸位。陳儀爲禍閩罪魁，而復令繼續禍台，張群治川多年，毫無建樹，而今其掌握中樞。至其他諸人，聲名狼藉，更無論矣。

再就蔣軍將領論之，何應欽，陳誠，顧祝同，劉峙，蔣鼎文，胡宗南，張治中，湯恩伯，朱紹良，杜聿明均屬蔣氏嫡系。何胡在八年抗戰中，未嘗親臨前線。顧祝同胆小如鼠，畏敵如虎。劉峙則一飯桶而已。蔣鼎文湯恩伯以數十萬大軍守洛陽，竟令未及十萬之敵軍，長驅直入，如鷹逐雀。及未兩月，湘桂俱告陷落，國土數萬方里，淪陷敵手。至於陳誠，自詡爲國民黨內之戰略家，若據軍事專家楊杰將軍之批評，則僅能勝任一營長。杜聿明初到東北，民衆歡迎，盛況不減於台灣人民當初之歡迎國軍。會幾何時，腐敗貪污，劣蹟著聞，將驕卒怠，終至失敗而去。蔣軍干城如此，餘子碌碌，更不足道。

蔣嫡系以外的將領，如閻錫山，傅作義，張發奎，薛岳，李宗仁，白崇禧，余漢謀，羅卓英等，或則迷戀縣位，或則迫於淫威，大率與蔣貌合神離，互相猜忌，盡人皆知。近頃蔣介石軍事挫敗，嫡系部隊多被消滅，故不得不將華北軍權，付諸傅作義，將華中軍權，付諸白崇禧，以期集中兵力，挽回頹勢。傅作義本為晉閻舊部。閻曾語余：蔣介石如政治辦得好，共產黨自然無用處；政治辦得不好，雖無共產黨，亦必有別黨起而反對。此為由衷之旨。今日蔣政府好壞，閻非不知，徒為地盤及金錢軍火接濟，故不得不與蔣同流合污耳。廣西李白，對蔣歷史關係，頗與閻傅相同。李宗仁曾坦白告余謂：蔣委員長做事甚偏。夫偏則不正，不正則無是非。古語云，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白崇禧則稱，彼與共產黨無惡感，如共區政治修明，彼甚表同情。至於中共用兵，有神出鬼沒之奇，彼尤極口稱揚。今日解放區政治較諸蔣區優劣如何，白氏知之甚悉。乃竟貪戀副總參謀長與國防部長之虛位，至不惜助桀為虐。其或蹈暹待時，投機取巧乎？則欲冀其臨危受命，以挽救蔣軍在華中之頹勢，必不可得也。此外如張發奎薛岳，早已削除兵柄，徒然備位素餐。羅卓英主粵無能，賄賂公行，今欲責令挽回東北危局，於事何補，由是觀之，蔣介石剿共戡亂，轉成爲被剿被戡之勢。軍事崩潰，可計日而待矣。

次就經濟而論。國幣匯率僅最近一年中，跌落一二十倍。國家歲出，八十巴仙以上；作內戰軍費，以至工商凋敝，農村破產，竭澤而漁，民不堪命，盡人皆知，無待詞費。民國以來，海外華僑匯款，年達叻

幣三億元，先後合計近百億元，核算美金爲四十億元。自政府發行法幣，換取民間白銀，不下美金十億元，今此五十億元之現金已無復餘存，而泛濫全國者，則爲萬元十萬元之大鈔。據魏德邁調查，我國人存款美國，總數達十五億美元，存在南美及歐洲者尙不計在內。此多四大家族及蔣府官僚剝削所積累之私產，其他人民所有者，則爲數甚微。至今國家經濟瀕於破產，華僑損失與年俱增，執令致之，固已洞若觀火矣。

共產主義之最終目的，在於將財富資產，收歸政府統轄，然後公允分配，使民衆咸享康強樂利之生活，而免社會發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畸形現象。然茲事體大，非咄嗟可期。蘇聯立國三十載，亦尙未達到共產主義之最後目標。至若我國，自屬言之過早。就余所知，中共雖提倡共產主義，然在解放區所力行者，則爲改良政治，剷除貪污，平均地權，復興農村，振興工業，整頓交通，安定民生，普及教育，凡此與孫中山先生所主張之三民主義，並無二致。至於真正之共產主義，則據中共人士稱，或當期之於數十年之後耳。反之，蔣介石名爲奉行三民主義，實則掛羊頭，賣狗肉，獨裁專制，殘民以逞，有甚於暴君，則非孫中山先生之叛徒而何？

抑民主與獨裁原如薰蕕不同器，水火不相容。異歲國內舉行政治協商，以期國共合作，成立聯合政府，余即斷定其爲與虎謀皮，斷難獲得成功。蓋秉政者或傾向於民主，或傾向於獨裁，均係出自本性，斷難奉

爾變更。如獨裁與民主可以合作，則將成爲「獨民政府」；貪污與廉潔可以共事，則必產生「貪廉政府」而後可。試問天下安有所謂「獨民」或「貪廉」之政府乎？至於美國過去名爲調停國共，實則別有用心，不過欲假調人名義，暗中助長獨裁內戰，以遂其趁火打劫之願望已耳。最近美國國會議員聲明，美國寧願有一貪污無能之中國親美政府，而不願有一廉潔清明之中國反美政府，此語將美國之對華野心，暴露無遺。當馬歇爾所謂調停尙未失敗之際，中共諸君亦明知調解無益，第在表面上不得不虛與委蛇。余則在當時早已斷言獨裁民主無法合作，一切惟有決定於戰場也。

今者國內局勢幾已大定。東北華北人民已獲解放。華中華南到處民變紛起。中共解放軍大舉南下，所向披靡。獨裁終至滅亡，民主終必勝利，已不待著蔡而後知。近聞尙有人主張調停國共戰爭，實行兩黨合作，則不啻癡人之說夢也。

抑自民國以降，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吾國所受創傷不可謂不鉅，吾民所遭慘禍不可謂不重。值茲時局劇變，勝利在望，自應集全民之力量，畢革命之武功。一切惟有根本解決，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至若姑息苟安，養癰貽患，民主革命，功虧一簣，則再歷三十六年，恐亦無寧息之日。一旦革命軍事勝利，民主政府成立，尤應首先宣佈取消各項非法條約及借款，沒收四大家族及貪官污吏財產，以救濟饑餓流離之民衆。我國地大物博民衆，內外惡勢力剷除以後，復興建國，突飛猛進，轉危爲安，轉弱爲強，轉貧爲富，指

願聞事。民國三十七年其或爲由黑暗進入光明之轉變年，亦爲我中華民族大革命勝利成功之年乎。回首故國，企余望之。

（卅七年一月一日）

如何追悼侯西反

近日聽說若干人發起替已經逝世三年多的侯西反君舉行追悼會，我頗有幾點感想：

一個人死了，親戚朋友哀悼他是私情，社會哀悼他是公誼，公誼的哀悼，說明死者對這一個社會曾經有過道德上，或者學術上，或者事功上的貢獻。如果死者有貢獻於世界，整個世界都該哀悼他。西反君正像其他的人一樣，總有他的短處；但他却有很可欽佩的長處：好義，嫉惡，剛直，勇敢，任勞任怨。他實盡氣力於排難解紛和公益慈善事業的募款工作，這兩點無論從精神講，從成績講，至今華僑社會中絕少人比得及。他遭誣陷，遭新加坡政府驅逐，是為公；他在祖國東奔西走，救濟華僑機工，由成都飛昆明失事而死，也是為公。他對華僑社會確有貢獻，他的死確是華僑社會的損失，大家要開會追悼，非常應該，毫無疑問。我本人和他有數十年的友誼關係，公益慈善事業，關係尤切，對於他的死，私情公誼，更沒有誰甚於我的悲痛！

奇怪的是：這些人要舉行追悼會，何以等到西反君死了三年多的現在？又何以發動於這一屆中華總商會福建董事競選劇烈的時候？如果說西反君死的時候，南洋羣島還在日寇蹂躪下，無法獲得他死的消息，

獲得他死的消息也無法舉行追悼；那麼，盟軍收復南洋羣島已經兩年多了，何以不早點舉行呢？死者之骨已朽，纔忽然涕泗滂沱地說要追悼，是誠意嗎？西反君未遭逐以前，惡勢力集團日肆侮辱謾罵，花大量金錢，收買教育界敗類，虛構事實，控告他；使他不得不爲自衛爲正義負起一筆可觀的訴訟費，現在主持追悼他的人，當時究竟有誰給他精神上或物質上一點援助？西反君被限令三天出境，數千勞工界男女老少，親戚朋友，廣集飛機場，火車站送別，現在主持追悼他的人，當時究竟有誰參加？西反君出境以後，南僑總會，新加坡籌賑會，幾次開會，責政府不公，爲西反君的冤抑抗辯；現在主持追悼他的人，當時究竟有誰敢發一言？從西反君出境到新加坡淪陷，這中間兩年，近則他的家屬，遠則國內他自己，現在主持追悼他的人，當時究竟有誰肯去慰問或者寄一封信？

我以爲大家如果真有誠意哀悼西反君，追念西反君，第一，要認識西反君的長處，記住他而且學習他；第二，要了解西反君家屬的處境而予以直接間接的支持。

西反君全部產業是：

住宅一所。

彭亨和人家合夥經營的樹膠園數百畝。

大世界娛樂場十餘年的租利權，每月一百元。

南洋商報股份四千元。

除上似外，亞洲保險公司顧念西反君對於該公司功績，曾有一個時期，每月致送西反君家屬優待費一百元。惟優待時期，恐已屆滿。至娛樂場租利權，自日寇南侵也已經一錢不還；後來經過屢次交涉，去年纔以九千元一次清償，取消原約，損失不下半數。南洋商報一本數倍之利，僅以原本抽出。彭亨樹膠園，合夥者把持，無一利可分。

上述情形看來，西反君的家屬，正一步一步踏近飢餓線，大家忍心嗎？視若無覩嗎？說到這裏，我僅作以下呼籲：

- 一，希望亞洲保險公司破格繼續優待費。
- 二，請大世界娛樂場尊重原約，足數付出租利權。
- 三，請南洋商報尊重股東權益，照得利分配。
- 四，請彭亨樹膠園當事勿欺死者，公平歸割，或託人承買。

如果大家不從學習西反君的長處，支持西反君的家屬，去追悼西反君，則所謂追悼，完全沒有意義。如果有所爭，而不惜拿死人做工具，則「諸葛亮哭周瑜」，連瞎子都騙不了！

（卅七年二月廿一日）

從未來世界大戰形勢 論美國不敢以軍事援蔣

近日李宗仁對美記者談話，陳納德向美國會要求，均主美國應立即以軍事援蔣；不然，則中國共產黨勢必勝利，以至統治全亞洲，而美國對華，將處完全失敗之地位矣。

曩者孫科布立特之徒，亦嘗大言不慚，以爲美國如予蔣介石以軍事援助，則必可撲滅共產黨，進而擊滅蘇聯。此其所言，既屬愚魯，抑且謬妄。然茲李宗仁，陳納德所言，則與孫科布立特，又有不同，中共終必勝利，美國終必失敗，此確爲亞洲未來之事實。惟所謂「共產黨統治全亞洲」，究亦近於謬妄。蓋中國決不若日美之野心勃勃，詐僞奸險，損人利己，助桀爲虐。中國一旦民主勝利，斷不欲統治亞洲其他民族，惟當領導其他國家，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使人類咸享自由平等和平互助之福利，此則大勢所趨，沛然莫之能禦也。

南京政府諸賣國賊，美國諸野心家，狼狽爲姦，擴大中國內戰，殘害中國人民，亦既兩載餘。雖軍事經濟政治，走頭無路，獨裁者日暮途窮，覆亡在即，猶復哀求美國，出兵援助，敢爲石敬瑭，吳三桂而無

所顧忌，彼美帝國主義對中國，原已垂涎欲滴，而對軍事援蔣，猶復聚訟紛紜，遲疑不決何也？蓋軍事援蔣，將不免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世界大戰，一旦來臨，美國絕無勝利把握，甚且等於自掘墳墓，故有所憚而不敢遽作決定也。

假定美國出兵中國，實行軍事援蔣，因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則其前途若何乎，試申論之。

第三次世界大戰，爲反民主與民主之戰。反民主陣營與民主陣營，雙方人力懸殊。至若武器配備，資源生產，除原子彈外，雙方約略相當，然原子彈秘密，現在非美國所獨有，而僅恃原子彈亦不能征服全世界，其理甚明，姑置勿論。就戰略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勝敗決於海上與陸上各半，至第三次世界大戰，主要爲蘇美之戰，勝敗必決定於大陸戰場，至於海軍僅用於保護海岸與軍事運輸，將無重要之作用。

大陸戰場，以歐洲爲主，而亞洲次之。蓋美軍欲直搗莫斯科，必取歐陸，斷不能迂迴西伯利亞，作萬里之遠征，亦甚明也。

歐洲戰場，法意兩國，內部分裂，與中希無殊，所不同者，法意今尙未發生內戰，一旦世界大戰爆發，兩國倘不能保持中立，內部必起劇變。恐不必俟蘇軍進入國門，國內已起革命。此外英，比，荷，土等國，人口不過八千萬，除海空軍及內地警衛部隊外，可供調遣作戰之陸軍，最多當不過三百萬人。美國人

口一萬四千萬，上次大戰動員兵力亦不過五百餘萬，除用以防衛國內變亂及留駐日本者外，陸軍可調往海外作戰者最多四百萬人，倘以半數開往遠東，則在歐洲大陸作戰者不過二百萬人，合計不過五百萬人。

至於民主陣營方面，蘇聯人口二萬萬，男女多受軍訓，除海空軍外，最少可出陸軍一千萬人，加以東歐及巴爾幹方面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波蘭等國，人口一萬萬有奇，可出陸軍五六百萬，合計即有千五六百萬。

民主陣營與反民主陣營相較，不但兵力超過三倍，且蘇聯與東歐各國，國土毗連，農產豐富，政制統一，民心一致，且為正義而戰，為保衛民族生存而戰。若美國等僻處海外，運輸困難，西歐國家，陸地偏小，糧食缺乏。加以階級分裂，民心渙散，師出無名，勞苦大眾，供數十家富豪犧牲作炮灰，非所甘心。以此不備前方兵力，衆寡懸殊，而後方隨在有變起蕭牆之虞。設令土耳其一隅失利，非洲亦難保存，地中海雖有天險，亦難固守矣。

次論亞洲戰場。美如出兵援蔣，對中國不宜而戰，必須以半數軍隊，準備侵歐，其能調往中國作戰者，最多亦不過陸軍二百萬人已耳。假定美國陸軍戰鬥力，可與日本陸軍相匹，則最多不過如抗戰時期，佔領我國沿海城市及若干點線而已。美軍斷無佔領中國廣大鄉村及內地城市之可能，反之，蘇聯陸軍可頃刻

佔領朝鮮南部，勢如潮湧，雖日本本土亦難防禦蘇軍之進擊。若以二百萬美軍，入據中原，與數千萬有組織有訓練之中國民衆爲敵，勢將不戰而自潰，加以美國國內貧苦勞動羣衆，羣起反戰，爆發革命，則世界局勢，將起空前巨變。華盛頓諸戰爭販子，華爾街諸富豪財閥，恐將無藏身之地，雖欲爲沙皇倒後之白俄而亦不可得矣。

總而言之，世界非復昔日之世界，而中國亦絕非前世紀之中國。南京賣國賊至死不悟，其哀求美國軍事援蔣也固宜，然華盛頓戰爭販子，華爾街富豪財閥，則非不知世界大戰之不利於己，其色厲內荏，舉棋不定者卽以此。反之，華盛頓倘竟無所顧忌，以軍事援蔣，作孤注之一擲，則行見美國命運將迅卽隨蔣介石而同歸於盡。「多行不義必自斃」，此之謂也。

（卅七年三月十五日）

蔣介石表示不要做總統

僞國大開幕後，蔣介石突然表示不做大總統，願將炙手可熱之元首地位，讓給別人。其原因何在？中外人士紛紛推測，莫衷一是。有謂蔣氏係半推半就，故意作態。有謂蔣氏乃以退爲進。亦有謂總統並無實權，故蔣氏寧願退就行政院長一席。

以余所見，則殊不然。蓋蔣介石掌握軍政大權，獨裁專斷，已成習性，僞意條文，視等弁髦。不論蔣氏就何官位，政由季氏，祭則寡人，固無人能加以爭競，亦無能加以干預，此理甚明，無待多贅。其所以表示不做總統者無他，軍事崩潰，人心離貳，敗局已成，無可挽救，美既不能派兵參戰，而第三次世界大戰，更屬遙遙無期。故蔣氏爲自身打算，總統高位，不敢自居，亦不能自居。請再申論之：

國共戰局，在東北方面，大勢已定。國軍僅餘長春瀋陽二城市，楚歌四面，搖搖欲墜。殘存部隊，雖欲撤走，亦無路可退，遲早必全軍覆滅，損失官兵，當有四五十萬之衆，此其一也。

東北戰事，一旦結束，則共軍最精銳最英勇之部隊，至少六七十萬人，長驅入關，有如狂風掃落葉。

內蒙及晉冀一帶，國軍所佔地區，或僅存走廊，或成爲孤島，本已不堪一擊，如入關大軍加以猛撲，則華北五六十萬國軍，亦成甕中之鼈。此其二也。

大江以北，魯豫皖鄂蘇諸省，國軍現有實力，亦約六七十萬人，遭陳毅劉伯承部牽制襲擊，早已失去主動。倘華北喪失，則勢成孤軍，雖欲撤至江南，亦恐已晚。長江雖曰天塹，亦無涉阻止共軍之大舉南渡矣。此其三也。

西北地廣人稀，防務空虛。河西國軍雖有十餘萬人，然延安洛川，早被包圍，西安亦受威脅。觀諸胡宗南氏之匆遽赴京，可見西北已成彘卵之勢，胡部縱能退入川境，當亦不過少數。此其四也。

長江以南，川康湘贛雲貴閩浙粵桂及鄂皖蘇之一部份約計人口二萬萬，地廣民稠，遭受虐政，最爲慘烈。目前國軍不過二三十萬人，分散各地。雖有地方保衛團，則烏合之衆，不堪一擊。職是之故，現在各省民衆，大多不堪苛政，紛紛揭竿而起，有已激成巨變者，亦有在醞釀中者。不待共軍之渡江，反獨裁鬥爭，固已成燎原之勢，此其五也。

去年七月共軍發動大反攻以來，各處戰場，主動權均操諸共軍之手。東北，西北，內蒙，華北，華中，國軍望風披靡。不及一年，國軍二百餘萬人，折損四分之一。即今所存不及百五十萬。就上述清勢，今後國軍卽作最後之掙扎，亦無異螳臂之當車。此爲歷來未有之軍事悲劇，國軍土崩瓦解，固可計日而待也。

民國初年，袁世凱妄思稱帝，後知爲民衆所不容，故自行取消帝制，悔恨而死，遺臭萬年，爲天下笑。今蔣介石倘不做總統，斷非有其他用意。蓋獨裁到底，則無佛朗哥之幸運；自刎烏江，則乏楚霸王之勇氣；若赴華盛頓，作流亡總統，則徒爲世人所譏笑。故計惟有犧牲總統之地位，以作日後之退步也。

（卅七年四月八日）

蔣介石的「最大錯誤」

據報載廿八日美聯社南京電，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結束的會議上演說，認為他的最大錯誤，就是在抗戰時期容納中共。他說：「我在那幾年中有許多錯誤，但是最大的錯誤，就是容忍共產黨。我容許他們參加國民參政會，並且給予他們以特權，以致造成我們今天的處境。」

前年九月七日，余致電美國杜魯門總統，其中云：蔣介石等「就本人多次接觸，深知其昏庸老朽，頭腦頑固，斷不足與言改革。」今美聯社所傳蔣氏之演說，則益證余言之不謬矣。蔣氏行年六十餘，其一生奸詐獨斷，專橫腐化，禍國之慘，害民之衆，史無其匹。今則天怒人怨，衆叛親離。行見身敗名裂，遺臭萬年。乃復不知悔悟，竟謏爲容共抗戰之失計。其自欺欺人，恬不知恥，竟至於斯極。余故再舉事實數端，闢而正之。

(一) 二十五年西安事變之發生，實由蔣氏主張先安內後攘外，不願抗日，故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合謀，實行兵諫。當時中共在陝北，已有民衆基礎，非武力可消滅，惟爲委曲求全，息爭禦侮起見，故與蔣氏立約，如敵侵華北，即全面抗戰。此在中共，志在挽救國家之危亡，可謂仁至義盡。苟其不然，蔣氏安有

生存之理耶？

(二) 抗戰開始，中共所部數萬衆，在晉北浴血抗戰，蔣氏從未有一枝步槍，一粒砲彈之接濟。當抗戰初年：每月亦僅撥給些許鎗彈，嗣後則完全停止。抗戰八年中，八路軍將士，出生入死，爲國獻身，從無一人之擢升。而蔣氏嫡系部隊，無功受獎者，盈千累萬，此爲中外咸知之事實。今蔣氏竟謂誤在容忍中共，其誰信之？

(三) 二十九年，余自西北返渝，蔣介石探詢，在晉時閻錫山將軍曾向余作何語。余質直告之：余曾告閻，國共磨擦，經白崇禧將軍調解，雙方劃定駐防界線，從此可免發生嚴重衝突。但閻將軍則云，此非根本辦法，根本辦法，須國民黨政治行得好，共產黨自無能爲力，否則縱令無共產黨，亦必有其他黨派，起而反對政府也。余以閻將軍此語，極爲中肯，故率直轉陳，冀再採納。孰知蔣氏聞言色變，竟向余破口大罵共產黨，謂：「抗戰若要勝利，必先消滅共產黨，共產黨不消滅，抗戰決難勝利。此種事在外國已多經驗，必消滅國內反對黨，對外方可獲得勝利，我國亦不能例外。」語時面紅氣促，聲色俱厲。蔣氏繼又稱：「此等語，我從未向人說，今特對汝說。」蔣氏對中共，仇恨之深，於此可以概見。今竟謂於抗戰時，容忍中共，則非自欺欺人而何？

(四) 自蔣氏向余大罵共產黨之後，不及數月，即發生江南新四軍被屠殺慘劇。蔣氏嗣又自抗戰前線調精銳部隊數十萬至西北，包圍邊區，杜絕其對外交通，惟仍無法加以消滅。若謂抗戰時期，未及消滅，

係屬錯誤，則在抗戰前，蔣氏會親赴西安督戰，以期滅共，然共未能滅，而本人則被囚蒙難，蔣氏何以健忘若此乎？

(五) 抗戰八年中，中共不獲政府接濟，大敵當前，而能自力更生，愈戰愈強，在晉省作游擊戰，牽制敵軍數十萬。當時如無八路軍，則晉閩軍隊，必被迫撤至河西，不但山西全境淪陷，川陝亦難苟全。在抗戰時期，以日寇之强悍兇猛，尙不能消滅中共，時且不能阻止中共之發展。今蔣氏竟乃大言不慚，謂當時容忍中共，係最大錯誤，豈不謬哉！

(六) 蔣氏謂容許中共參加國民參政會，亦屬大錯誤，更屬謬妄之至。蓋國民參政會包含參政員二百人，國民黨員佔其大半，中共參政員尙不及十人，不過備位而已。況參政會爲一虛設之機關，軍政大權，操諸獨裁者一身，人民無權過問。故鄒韜奮先生在其所著「抗戰以來」一書中，稱國民黨參政員爲被誣之客。縱使中共參政員名額增加十倍，亦並無裨益。蔣氏竟謂容許中共參加參政會，係大錯誤，誠欺人太甚矣。

總而言之，蔣介石處心積慮，謀消滅共產黨，實較消滅日寇，更爲迫切。在抗戰之前，抗戰初期，中期，末期，以至抗戰之後，蔣氏固無時無刻，不作消滅共產黨之想。然中共不但未見消滅，轉且日益強大，以造成今日之局勢。此非蔣氏不欲消滅中共，實則其力斷不能消滅中共也。蔣氏謂容共係彼最大之錯誤。究其實，蔣氏從不甘心容共，其所謂容忍中共，非出不得已，即屬虛偽詐欺，則所謂錯誤更自何而來？故

余以爲蔣介石錯誤不在此，而在於不接受閻錫山將軍之言，反倭過於中共。時至今日，末日臨頭，而猶中風狂走，至死不悟，則皆咎由自取也。故曩昔余屢言與蔣介石談民主，等於謀皮於虎。而余致美總統電文亦稱：蔣介石其人，斷不足與言改革。觀諸今日，則余所言，益信而有徵矣。（卅七年三月卅一日）

中國內戰何日告終

日前報載：南京國防部長何應欽，在立法院秘密報告國共兩方軍隊實力，謂太平洋戰事告終時，國軍有三百七十餘萬人，步槍一百六十餘萬枝，大砲六千餘門，共軍則有三十餘萬人，步槍十六萬枝，大砲三百餘門，迨至現下（按當指五月底，因何應欽報告係在六月中旬。）國軍僅存二百一十餘萬人，步槍九十一萬餘枝，大砲二萬二千餘門，共軍則增至二百六十餘萬人，步槍九十餘萬枝，大砲二萬二千餘門。

又報載紐約通訊，謂軍事評論家威爾納，在紐約下午報發表一篇論中國戰局評論，中云：「反蔣的共軍隊必須重視，他們顯然已在打勝內戰了。無論在數量上和組織上，他們都勝過南京軍隊。蔣軍在數量上的優勢，到今年已經過去了，數量的優勢不再是蔣軍的了。據審慎的估計，共軍現正有正規軍一百五十萬人，單位較小的游擊隊，也有一百五十萬人，共三百萬人，還有解放區大後方訓練的大量後備軍，而蔣軍實際參加作戰的部隊，不會多於一百五十萬人。」

余意何應欽秘密報告，當接近事實。而美國人威爾納之評論，亦當有其根據。威爾納所言蔣軍數量，比何應欽所言，減少至七十萬之多，或有兩項原因：

(一) 國軍每師每旅素常不足其兵額，如減一成或二成，則少去三幾十萬人。

(二) 威爾納所言，當指直接參加與共軍作戰之軍隊，若華西華南，如新疆，四川，西康，雲貴，湘贛，閩浙，兩廣及蘇南等十餘省區，至少亦有國軍三幾十萬人，以防地方之民變，而非可直接參加與共軍作戰者。

除去上述兩項六七十萬人外，威爾納所言蔣軍一百五十萬，與何應欽報告，無何相差矣。

國共兩方實行大規模內戰，係自前年七月起，至本年五月止，計二十三個月。在此期間，國軍由三百七十餘萬人，減至二百一十餘萬人，損失達一百六十萬人，平均每月損失七萬人，而共軍由三十餘萬人增至二百六十餘萬人，計增加二百三十萬人，即每月增加十萬人。如今後國共兩方軍隊之增減，亦依照此種速度，則再過一年，國軍當減少八十餘萬人，僅存六十餘萬人，可在前線與共軍作戰，而共軍可能再增一百二十萬人，共達三百八十餘萬人。其時，力量將更懸殊矣。

前者，共軍寡，軍械少，故遇大隊蔣軍，輒退避三舍，不願輕作陣地戰，而常相機進行運動戰與游擊戰。共軍在此種情況之中，尙能逐月消滅蔣軍許多。及至近月以來，戰事已大有不同。共軍對於蔣軍大兵團，已可與之分庭抗禮，不但可作普通陣地戰，且可對若干大城市實行攻堅之戰。尤可注意者，爲共軍在若干戰場上均擁有主動權。如此則今後逐月所消滅之蔣軍，可能較以前更多。據新華社之報告，五月份消滅蔣軍十三萬餘人，六月份一五萬餘人，七月份或可至二十萬人以上。假定今後蔣軍除補充外，平均每月尙

須損失十萬人，則由六月起至年終止，七個月將消滅八十餘萬人，而在前線將僅存七十萬人。以七十萬人之蔣軍，而欲抵抗三百餘萬之共軍，則無異螳臂之當車。除美國助以原子彈或舉世未發明之特殊軍火，免用人力作戰，或可以制勝共軍外，否則，中國內戰告終之期，可以想見矣。（卅七年七月十七日）

國共決無和平可言

近日報載：北平謠言甚盛，謂國共再談和平，周恩來到北平與張羣及李宗仁秘密會議云云。南京方面雖指其爲無稽之談，不足置信；但據云有少數軍界人士，則認爲某種事物在醞釀中。事雖屬於謠言，然古語云：『物必先腐，而後虫生之』。李宗仁覬覦政權，正盼政局變動，毋庸諱言；絕非無風生浪也。

然國共合作事，果能實現乎？自日寇敗後，經年之內，全國人士熱烈期望和平，儼似目的可以達到，惟余個人之見解，則絕對不敢苟同。在吧城及本坡兩次對余之歡迎會中，余均斷定國共之間無和平可言，并認爲當時所謂『還政於民』之呼聲，實謀皮於虎，余敢如此斷言者，係根據本身之所聞，所見，與僅僅閱報與風聞而揣測者不同也。

余前代表南僑回國慰勞抗戰軍民，到重慶後，因國共磨擦似有劍拔弩張之勢，故決意親到延安考察中共情況。余對中共最注意者三項：

- 一，政治如何說施，
- 二，抗戰是否積極，

三，其地區之民生與治安何如。

在考察中，知中共所實行者尙非共產制度，而爲三民主義，其抗戰之積極以及陝北一般情形，均令人滿意。及回重慶，國民外交協會邀余演講，定講題「西北之觀感」，余乃將所聞之事實報告，而黨人則大不滿，謂余代中共宣傳，即派吳鐵城南來，破壞華僑團結。加以陳儀禍閩慘重，經余加以攻擊，由是中央政府當局對余更形痛恨。迨至放棄外蒙，喪失旅大主權，與蘇聯訂立不利於國家之條約。以鞏固其獨裁政權，余復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發出通告，指爲賣國，主張不承認其條約，後又反對其與美國訂立喪權商約，及許其駐軍國內，并電請美總統勿助桀爲虐，助長中國內戰之慘禍，由是星嘉坡及馬來亞各黨報，及準黨報，對余大謾罵，而若干會館或商會，亦多起而效尤。蓋星嘉坡及馬來亞諸大會堂，總商會，商會，會館以及其他有勢力之社團，多在黨人之手。余明知孤立乏援，然爲良心所驅，義不能辭。對於誤國行爲，余當然不能緘口也。

國家與社會雖不同，然關於同作一事，則有類似之情形。譬如有人視蔣介石爲天皇神聖，是非不講，而余則認其爲誤國誤民，是非要明，彼此意見無殊水火，決無合作之可能。國共之必然分裂，各走極端，亦若是也。余自民二十九年到重慶及延安，與國共各領袖接觸後，早已判斷兩方終無合作之可言，時至今日，更毋須多贅矣。

（卅七年七月廿八日）

再論中國內戰前途

前日報載新華社社論，謂「中國人民至少要準備三四年時間作艱苦鬥爭，才能最後解放全國，并在民主基礎上，統一全中國」。又云：「保證內戰的第三年中，取得更偉大的和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就此兩段而言，末段所言第三年中取得更偉大，和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其含義之深，至堪玩味。至首段所云，至少還要準備三四年作艱苦鬥爭，或未免倏若于急性樂觀者，感到失望。然實事求是之士，言信果，固常識慮慎重，不發不能兌現之謬言，不似孟浪之流，動輒得意忘形，謂三個月就可打敗敵人，六個月就可消滅異己也。

我海外華僑，對於祖國軍事政治，雖多門外漢，而報章之傳載，又多宣傳作用，然欲知國共將來誰勝誰敗，亦有歷史義理可稽。在政治方面，須視民衆之向背；在軍事方面，當視有生力量之消長。審此二項，當不難預斷誰家勝敗。國共兩方在政治上之設施，已歷十有餘年，誰好誰壞，凡身歷其境，與及經常注意書報記載者，當不能指鹿爲馬，毋待詳論。至軍隊實力之消長，余於七月十七日在本報所發表之專論「中國內戰何日告終」一文，已略有談及。該文所言數字，係根據國防部長何應欽及美國軍事評論家威爾納

所言。回憶前年七月蔣介石氏未發動全面內戰之前，報載國軍原有二百七八十萬人，收編偽軍九十餘萬人，在後方訓練六七十萬人，合計四百三四十萬人。加上美國海陸軍之整撥，及美國在水陸空運輸之助力，殆以爲投鞭可以斷流，大有滅此朝食之概。而當時共軍正規軍傳僅有四五十萬人，游擊隊七八十萬人，祇有國軍四分之一耳。據前月何應欽在立法院報告，共軍現有正規軍二百六十萬人，游擊隊多少未有提起。然游擊隊在共區亦甚重要，當然不能加以忽視。據威爾納言，共軍游擊隊有一百五十萬人，茲如以半數七八十萬人計，合正規軍可有三百三四十萬人。是則內戰兩年，國軍由四百餘萬人，減至二百一十餘萬人，損失超過半數，每月平均減十萬人；共軍由一百三十萬人，增至三百餘萬人，每月增加十萬人。今後兩方有生力量，如照以前之速率消長，則內戰勝敗決定之時期，可以想見矣。

據新華社報告，內戰二年，消滅蔣軍二百七十餘萬人。想蔣軍兩年間徵抽壯丁，約有一百萬人左右，其中死亡及逃走亦屬不少，所以僅存二百一十餘萬人耳。

現下蔣管區人民，除回教徒藏族及苗夷等族，不能徵兵外，至多約存二億五千萬人。以粵省徵派壯丁數目言，上半年要五萬人，限期雖屆，實徵不上三萬人。按粵省人民三千萬，全年要徵十萬人，即每千人徵三人有奇。以二億五千萬人計，應徵八十餘萬人。前日報載上海市徵壯丁六千餘人，屆期徵到者不上二千人，而逃亡者又不少。做鄉集美人口千餘，上半年被徵二人，徵去後不久即逃走一人。由是觀之，全年欲徵八十萬，除去不能徵足及逃亡數目，可徵實額每月恐不上四萬人耳。新華社報告去年七月至本年六

月，一年間消滅蔣軍一百五十餘萬人，平均每月約十三萬人，除去新兵補充四萬人，舊兵每月尚須消滅九萬人。此後戰區愈廣，戰鬥愈烈，其損失恐有增無減矣。

鄙意國共兩軍再經相當期間顯著之消長，實力當更懸殊。最後蔣氏或可退守上海與天津等大埠。如滬津等失守，則蔣府雖移到任何區域，以圖苟延殘喘若干時間，大局便是已經失敗，對國際上無可再代表國家之資格矣。

新華社社論謂內戰結束，至少須再經三四年；係指全國完全解放統一而言。以我國幅員之大，邊區之廣，情形複雜，交通不便，如綏遠寧夏甘青新疆西藏川康雲貴及台灣等，難保無野心軍閥割據。至於倔強將領，畏罪逃亡，盤據掙扎，加以美帝國主義野心未死，利用我盜賊，搖動我邊疆，尙有可能。故須以一二年或二三年間剿撫肅清，乃能完成統一。想非腹地大局勝利，亦須如邊疆拖延多年之謂也。

（卅七年八月九日）

徐州大會戰與全局決定性

日前報載：美國斯克里浦斯霍華德報紙說，蔣政府三個月至六個月將倒台，并責華盛頓白宮，不能於一年前堅決援助之錯誤。又希望杜威當選執政時，局勢未壞到不能挽救之程度。我國古語所謂「利令智昏」，正爲此種美國人之寫照。美國援蔣之必無效，余前年九月致電美總統及參眾兩院長，會對彼等提出警告：「任何外來金錢武器對中國之壓迫，決無效果，勿誤信武力可滅公理」。再後復著論「美國救蔣必敗」，及「從未來世界大戰形勢，論美國不敢軍事援蔣」。此爲去年及在今半年以前之事。以彼等美國之軍政大員，及有權威之名記者，時至今日，尙未了澈當前局勢，而立言竟荒謬至此，豈非利令智昏耶？

至謂蔣介石三個月至六個月將倒台之說，能否實現，固未便臆斷，惟回憶數月前，國防部長何應欽，在立法院秘密報告國共兩方軍隊數目，當時余曾依據兩年間雙方軍隊之消長情形，著爲「中國內戰何日告終」一文，計至本年終，蔣軍與共軍實力之比較，即無異螳臂之當車。茲再就何部長報告後，各戰場演變之經過述之。本年六七八三個月，據新華社報告：蔣軍損失五十萬人；九十兩個月，濟南錦州兩大戰役，及長春投降，按其損失，應在四十餘萬至五十萬人之間，合之六七八三個月損失，共爲一百萬人左右。何

部長報告時，蔣軍計二百十八萬人，數月來之補充兵，除軍中逃走病死外，約有二十餘萬人，共二百四十餘萬人。此數之中，除留在華西華南防止民變者廿餘萬人以及數月來上述之損失外，剩餘不過一百廿萬人。而此一百二十萬人中，分配在西北廿萬人，在東北華北五十餘萬人，其可在華中分佈于魯豫鄂皖及蘇北者，僅四十餘萬人矣。如此廣大地區，尚須留防青島，豫西，鄂省，至少應十餘萬人，則其能集于徐州四郊以作會戰之孤注者，只三十萬人耳。共軍陳毅，粟裕兩將軍指揮下者，約有四五十萬人；劉伯承將軍所部亦不下四十萬人，縱抽半數以防制豫西鄂省，參加徐州大會戰者，亦可有二十萬衆以上。計此次魯南豫東蘇北皖北四省區域，範圍廣大，戰線數百里，兩方軍隊幾及百萬人。飛機，大砲，戰車，美國式機械化部隊，應有盡有，誠爲我國有史以來，對外對內戰爭規模之最大者。此爲一決定性之戰役，在此兩個月之，勝負可能解決。爾時若猶未能決定，蔣方可再由江南傾調其新練之十萬至二十萬人來助戰，而共方則由東北華北，可再調廿萬至卅萬人來參加。如此則日子延長，戰爭更烈，戰士傷亡及人民損失之大，當亦爲前此所未有。或云蔣軍兵員不只上述之數，但據前月報載，其軍事家切實調查，蔣軍在各戰場共計一百四十五萬人，如除去九十兩月損失四五十萬人，所剩不過一百萬人左右，則更少矣。徐州大會戰之後，全局勝負如何，不難由此決定矣。

（卅七年十一月一日）

辨匪論

匪字解釋爲寇盜。強暴搶劫謂之寇，偷竊假冒謂之盜。此乃人類中最卑鄙兇惡，無人格如同禽獸者。在我國內戰中，蔣政府及國民黨人等，每指中共爲匪，共軍爲匪軍，共黨爲匪黨，內戰爲剿匪。彼等應查中共有爲匪之確實根據，始可加以此最不名譽之惡名，否則係認贗耳。

強暴搶劫及偷竊假冒之流，均爲自身及私人利欲起見，每貪污無饜，除浪費外復積蓄財產。余前年到中共所統治之延安多日，所見所聞，已載在「南僑回憶錄」。雖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紹禹及其夫人等之生活均簡單樸素，與鄉村平民無殊。若酒樓舞館，唇紅日丹，則絕跡不見。公務員生活費，由政府定例供給，絕對不能別營私業，故無奢侈浪費，更無積蓄財產之可言。高級官吏以身作則，安可容下屬越軌行爲？夫如是指斥爲匪，余所以不得不辯也。

民國光復後，軍閥割據，迭起內爭，貪污官吏雖多，浪費而外，積蓄或屬有限。政府印發紙幣及公債券，多有相當限度；經濟上無巨大之出入，故鮮有官吏寄存外國鉅款也。南京政府自民國十七年後，年年發出大量公債券，及實行「幣制改革」，嚴令沒收全國銀圓爲國有，更源源印發紙幣，由是四大家族之

財富，日漸增進，而孫科吳鐵城及其他要吏，亦得共同染指。抗戰事起，巨宦軍閥，財源更廣進。聞上海產業稅，何應欽列居有數地位。民國廿七年冬，香港議政局員馮香泉先生來晤，余詢人言陳濟棠鉅富，在港置業甚多，是否事實。并言國內官吏鉅富，陳濟棠僅列在第十一名耳。

四大家族及孫科吳鐵城何應欽等，在民國十七年以前，或恐無立錐之地，雖有資產，想亦有限。而十餘年間，除浪費及國內資產外，復寄存美國美金若干萬萬元。此種暴富，若非剝削民脂民膏，則係盜竊國庫，否則從何而來？民國廿九年夏馬寅初先生在重慶大學演說，云國家處境何等危險，而保管外滙之人，尙再逃走外滙，獲利五七千萬元，是要留爲子孫買棺木。言間幾於聲淚俱下。其時重慶官吏，應酬浩繁。酒樓菜館，車水馬龍。摩登婦女，唇紅口丹，與所謂戰時節約，大相逕庭。福州萬壽橋上，饑民投江而死者千人，而酒樓菜館，終夜輝煌熱鬧，與重慶無殊。所有濶客，大部份爲公務人員，及與官僚資本有關係之豪紳。此外，特務遍佈全國，國民黨機關人員，貪污勒索，陷害無辜，草菅人命，罄竹難書。至爲金錢而被利用爲鷹犬之徒，且不限於國內而已也。

當南洋各屬將陷淪於日寇之手，華僑滙寄款項回國，不下數萬萬元，多被扣留不交，任僑眷貧寒悽慘，置之度外。迨日寇敗後，國幣降跌九十餘巴仙，銀行及權威機關，始迫僑眷收領。如陳六使先生託余由中國銀行電滙七百萬元，交閩南集美學校收，而重慶總行及政府，藉詞推諉延宕，不肯照交，雖百方交涉，猶拖延經年，至國幣價值已降跌大半，始在渝交還。由渝滙閩，須虧滙水六十餘萬元，合計損失五百餘

萬元。余在此向中國銀行交步年餘，一文不肯賠補。以學校公益之款，尙且巧取豪奪，其他可以想見矣。

去年李仁孫科爭選副總統，每人開支運動費數十萬萬元。此種巨款，若非搶劫人民，則從何處而來？八月十九日實行所謂「改革幣制」，蔣經國對四大家族及權威文武官吏，不敢過問，對諸商家及人民，則威脅百端，幾於竭澤而漁。竊盜之行爲，或用心，或用力。以陰謀巧取之豪奪，其罪惡每甚明顯之搶劫也。以上各情，均爲中共所無，獨爲蔣政府所有，乃反指中共爲匪，國民黨人若稍具天良，撫心自問，必能明白誰方是匪也。

蔣政府近因軍事失敗，在京滬大封船隻，將所有南京上海公共重要物資，運往台灣，作爲己有。他日再敗，則運逃往外國。南京上海，不日解放，新民主政府即將成立。其時反動派若據台灣爲地盤，則更無異叛逆之匪類，所有戰艦飛機商船，當爲匪艦匪機匪船。余去年曾論，蔣介石將作流亡總統，若如此，「流亡總統」之外，尙當增加一頭銜。所謂四大家族，當稱爲四大匪族，乃能名稱其實也。

卅八年元月卅一日

演

講

領袖與誠信

在南洋華僑耆賑祖國難民總會歡迎尼赫魯大會演講

印度民族領袖尼赫魯先生！中國總領事暨諸位來賓先生！本晚余以南洋華僑耆賑總會名義，代表南洋千萬華僑，歡迎印度民族領袖尼赫魯先生，先生此來為觀察戰後印度僑民生活狀況，我華僑得與相見，實為難得良好機會，先生非印度之大官，亦非印度之大富翁，而本會之歡迎者亦不在乎是，而在乎先生之偉大人格。蓋先生平生受盡艱難困苦，為印度民族求解放，為數萬萬人民謀幸福，早為全世界人類所同情，亦為我中華民族所敬仰也。

余以為歷史上凡能成偉大領袖者總不能離去「誠信」二字。就普通平民言，若無誠信，已失其作人之資格。我國古云，「不誠無物」又云人無信不立。自數千年前創造中國文字時即有此意，如誠字拆開為言與成，意謂所言必成行方謂之誠。又信字拆開，即人與言，謂人言必信是也。然世界中有堂堂大國，及一國中有權威之領袖，對誠信二字，完全放棄。如許人獨立，往往食言；又如開口屢言民主，實則行獨裁專制，歷過已十餘廿年之外，多是自欺欺人。但潮流所趨，時至今日，如復執迷不悟，後悔恐將無及也。

貴印度數萬萬民族，脫離苦海，而登衽席，有賴於先生之領導。我中華民族，亦希望確有誠信偉大之

領袖，出而拯救四萬萬人於水火之中。我中印的民族之外，希望他國亦有真正人道主義之領袖出而合作，領導全世界人類均獲大同平等之幸福。尼赫魯先生除領導而外，亦領導世界之數人中之一也。

近因當地節約限制，本晚宴會菜物淡薄，未盡歡迎之意，尙希原諒（民國卅五年三月十九日）

關於紀念國慶的糾紛

——在新加坡福建會館致詞——

（民國卅六年十月六日南僑日報新聞）關於慶祝三十六年度雙十節，新加坡華僑均正熱烈籌備慶祝。甚多僑團因爲不願同獨裁者致敬，既不願參加中華總商會之慶祝會，更不願參加國民黨所包辦之慶祝會，故多決定分別慶祝，以表示表華僑真正愛國之精神。

星加坡福建會館籌備慶祝國慶，及報告本年八個月收支賬目，特於昨晚七時半假怡和軒俱樂部召開第八屆執行委員第六次會議。結果議決按照去年辦法，聯絡會員及福建會館屬下南僑，道南，崇福，愛同，四校員生及學生家長，於十月十日在愛同學校舉行慶祝會，并決於是晚參加愛華音樂戲劇社主辦之提燈遊行，屬下各校校車三輛，亦載學生參加遊行。一切事宜，決由教育科主持辦理。此外決不參加其他任何「慶祝大會」。

昨晚會議席間，主席陳嘉庚即席發表演說，痛論華僑分裂問題。

茲將陳氏演詞錄下：

星加坡馬來亞華僑，自民國光復後，所有國慶紀念會，多由中華總商會或商會召集，領導慶祝，至由

總商會召集領導之原因，爲各處華僑社團之總機關，若省縣會館，則偏於一方，唯有商會爲僑衆所組織，且各幫多有參加，故凡華僑對祖國及居留地，有重要事項，非由商會召集，亦多假商會爲會場，可見總商會被公認爲最高機關，負責對內對外，領導團結，聯絡情感。當共事者，必公忘無私，直道而行，庶可問心無愧，有益僑胞，了無疑義也。

自民國卅年，吳鐵城南來，掀風作浪，分裂華僑，破壞團結，致南洋各處僑胞，有黨派與無黨派之分，意見日深。迨日寇敗後，祖國國共內戰，影響華僑派別更甚，盡人都知，致客歲慶祝國慶，不能合作，殊爲遺憾。

本年國慶紀念日，各華僑均希望總會對往事引爲前車之鑒，預行計劃，以期聯合舉行，不意不但不能聯合，有人反且預造鴻溝，蓄意分裂。前月在吉隆坡，開馬來亞各地商會聯合會，竟通過一議案，致電南京政府，贊成所謂「戡亂」總動員令。查總動員之目的雖多，其重要者有兩事：第一，要大徵壯丁送往戰場作炮灰，而國民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均列爲壯丁；第二，要徵糧徵財，甚至竭澤而漁，使家破人亡。政府此種行爲，關係華僑家鄉子弟生命財產，慘無人道，痛心莫可言喻。而領導華僑機關之商會聯合會，竟火上添油，助桀爲虐。彼豈不知如此舉動，必使華僑益趨分裂？明知而故犯，非有意破壞團結而何？總動員令出於獨裁政府，刀落頭斷，施行已有日月，商聯會今表示所謂贊成，實爲畫蛇添足，與實際風馬牛不相及，無絲毫價值可言。何必多此一舉，以增加華僑之分裂，此次各處總商會開會，對慶

祝國慶發生糾紛，商聯會諸代表不能辭其責也。

但是商聯會既負領導職責，果欲護持所謂總動員令，不宜只發一紙電文就可了事，應實地總動員，出力出錢，方能名副其實。尤當以身作則，派遣其子弟回國赴敵，庶不徒托空言，問心無愧。否則未免違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古訓矣。

關於此次新嘉坡總商會，對開會慶祝所引起之糾紛；黨人原在岡州會館開會，謀領導若干社團慶祝國慶；而廣東會館主席，拒而不肯參加，謾謂應尊重總商會領導方為得體。在表面上觀，似屬至公無私，有擁護總商會真情實意，而不惜犧牲其黨人之合作。究其實，其然豈其然乎？彼之不肯與黨人合作，為不甘受「小子無知」（此四字出其人之口）之領導，故藉尊重總商會為辭。設岡州會館開會時舉他為主席，則感激不暇，安有反對退出耶。

蓋彼之地位，在國為參政員，在洋會為商會長，在社團為省會館主席，在黨為紅員，口是心非，聲名四溢，小子無知，竟敢冠履倒置，真不自量也。

祖國光明在望

在新加坡福建會館職員就職典禮中致詞

（南僑日報三十七年三月廿八日訊）新嘉坡福建會館，昨日上午十時，在直落亞逸該會館禮堂，舉行常年會員大會及舊職員交卸，新職員就職典禮。席間，陳嘉庚氏致詞，用堅決態度，指出在此屆新職員任期之二年中間，中國良好政府必能建立起來。此良好政府必能對華僑教育事業，以及對華僑回國從事種種事業，予以保障。

略稱：「此次承同僑過愛，舉為常務主席，而弟在每次被舉時，均予接受。其原因，一方面不欲客氣，另一方面則感并無事做。」

「關於無事做一點，不但福建會館如此，南洋各省縣會館亦多如此。其原因乃華僑社團之知為國家社會服務，乃僅民國成立以來三十餘年之事。在三十餘年前，中國人國家觀念甚薄，更不必說要為社會做事。甲午之役，滿清戰敗於日本，割讓台灣，無異福建被割去一臂，但其時大家仍不知苦，雖知清朝之黑暗而不知設想。其最大原因，在乎缺乏愛國教育，蓋當時在滿清壓迫之下，讀書人無法獲得自由研究，而在海外地方，也只能學些做奴才用的智識。在民國成立以前，星加坡只有三數華校，每校學生不過三四百人

，及至民國成立，才漸漸進步。因國內政府腐敗，政治不良，同僑回國居住，尙且住不得，投資建設，更談不到。結果，除在南洋辦學校外，其餘之工作則呈鬆懈。

「福建會館所辦學校，學生數由一千而達二三千，四五千，希望今後能繼續發展。但一切力量，均爲經費所限。一般資本家未能瞭解教育問題之重要，僅認子弟長大，以尋求職業謀生爲重，殊不知教育關係國家之強弱。現在屬下四校，每年所收學費，僅足供補貼費用，並無餘款可供擴充。目前福建子弟受教育，學校雖不十分欠缺，但須知教育之事，決不應限於某一幫派之間。封建自守，故步自封，乃係錯誤者。福建會館不但自己不應有此種觀念，而且應該做了以後影響其他。」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希望祖國早日獲得良好的政府。一旦祖國建立了好政府，福建會館不但不會無事做，甚且必定多得做不完。因爲，如果有了好政府，派來好領事，這好領事就再也不像現在這種敷衍從事的領事了。到那時，好領事就會自動的設立指導促進華僑教育的機關，既不必我們僑胞計較，又不怕幫派對他不服從。」

「現在一般社會富家，遇有婚喪壽慶，即大事宴客。本坡每日費於此種無意義之開銷者，達數萬元，平均每月數十萬。苟能將此無意義之開銷，抽出十分之二，充作教育經費，則何愁乏款？過去本會館曾經提倡節省此類無謂開銷，并會自己實行改革。如果中國有了好政府，派來好領事，規定合理之婚喪禮儀，節省無謂浪費，以辦有益事業，相信各幫各派，均必服從。」

「到了祖國成立好政府以後，在福建廣東等處地方，當多設立師範學校，及中等學校，收容華僑學生，訓練一般華僑教育適用之人才。同時，必能對華僑回國，予以適當保障，屆時華僑回國投資，當不致有虧損之慮，如有虧損，希政府予以補償。」

「比如蘇聯，內亂一平，在英明的領導者領導之下，經過十餘年之經營，終於成爲最強盛之國家。雖美歐數國當初對之採取包圍政策，但結果此種包圍之企圖，終於宣告失敗。」

「中國在此次戰爭以後，亦決不怕外國之侵略。美國援助腐敗政府，圖害中國，實際上並不能達其目的百分之一。在不久之將來，光明的日子就要到來。相信在本會第九屆職員任期二年之內，光明必定能够出現。」

陳主席纔對宣誓之意義，加以分析。渠稱：「宣誓者宣誓之後，如果不照執行，必受到相當的責罰。像國內那般腐敗官員，一天到晚舉行宣誓，但却不切實執行，到最後，請看那有好結果？所以，我們今天舉行宣誓就職，就應該切實負起責任。」

從歷史經驗證明蔣政府必倒

在新加坡福建會館慶祝雙十節大會演講

今日爲我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國慶紀念日。當前年慶祝之時，蔣政府軍隊及其所收編偽軍計有四百餘萬人之衆，加以美國軍火等物資及海陸空運輸之助力，軍容之盛，氣焰之高，殆屬空前，故嘗謂三數月就可消滅中共。中共在抗戰時所佔之四百餘縣城，曾被蔣軍奪去約三分之一。兩方疆土軍力，相差懸殊。而本席前年在紀念國慶之致詞中，即斷言蔣軍內戰必敗。蓋根據歷史經驗，凡背信義不道德之人，雖一時武威赫奕，終必失敗。想當時參加慶祝諸君，當不健忘。今日蔣府之勢力比較前年如何，已爲衆所週知，毋須多贅。現本席欲復引證數十年來歐亞多國背信義道德而失敗之史實。

一，距今約五十年，我國發生匪之亂，外國聯軍入北京，清太后及光緒逃避陝西，議和後外國軍隊概須退出我國土，獨俄國軍久據我東三省不退，且積極增開交通，作長久計，視條約爲廢紙，被日本戰敗，釀成大革命，俄皇全家慘死。此專在五十歲以上之人，咸都親見。就是青年人，凡關心國家社會者，亦能知之。

二，德皇威廉第二，陸軍威勢，原冠於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不惜破壞比利時中立約章。初以

爲比利時國小且不設防，經過比利時進攻法國，即可迅速佔領巴黎，法國立當屈服，安知比利時堅決抵抗，阻其前進，力戰多天方失陷。德皇由是目的莫達，終至戰敗，且傾覆皇朝，逃死異邦。

三，世界第一次大戰後，各國設立國際聯盟於日內瓦，立約尊重各國領土完整，互不侵犯，倘有發生國際糾紛，應由國聯處理，或由國際法庭裁判，誰敢違背條約，應受各國制裁，乃約僅十二年，日本因世界遭不景氣之影響，以爲有機可圖，背約佔領我東北四省，再進而欲吞滅我全國，故有七七事變，造成世界第二次大戰，結果日本一敗塗地，日皇雖未倒台，而日本殆已等於美國殖民地。雖美國欲扶助其舊勢力，然國際地位，已降爲下等國。

四，日內瓦國際聯盟成立之後，執牛耳之歐洲列強，若能秉公依盟約制裁日本，則日本雖狂悖跋扈，決不敢與世界爲敵，況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曾主張制止日本侵略，而握國聯大權之歐洲列強，竟不維持國聯尊嚴，致有世界第二次大戰之慘禍，全歐亦難倖免，此亦失信背約之結果也。

五，意大利首相莫沙里尼，步日本之後塵，撕毀國際聯盟約章，出兵征奪阿比西尼亞，及阿爾巴尼亞，並力助西班牙內戰，復參加希特勒所發動之戰爭，結果莫沙里尼戰敗慘死，意王亦倒台。

六，德國希特勒於奪取捷克後，與蘇聯立互不侵犯十年有效條約，則進攻波法，其目的爲恢復前次戰敗所失領土，連戰皆捷，波法屈服，英受威脅，目的可以達到，若能知足和平，化干戈爲玉帛，則德國可獲勝利幸福，自身英名亦垂不朽，彼乃利令智昏，得隴望蜀，背信毀約，出兵進攻蘇聯，結果身死國破，

貽國民無限之悲慘。

七、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美英蘇在莫斯科開外長會議，聲明不得干涉中國內政，所有美英蘇在華駐兵，皆當撤歸，此為全世界所知者。然美國竟野心背約，馬歇爾久駐中國，假仁假義，名為調解國共糾紛，實際則幫助蔣政府對付中共，凡海陸空運輸，軍火以及其他物資，無不極力援蔣，駐軍亦不撤歸，並派遣許多軍事幹員，在蔣軍中服務。經年之後馬歇爾失敗而歸，然野心未死，復屢派政治經濟人員，助長我國內戰，迄今未已，其計劃之失敗絕對無可挽回。美國此次背約援蔣，不但無功恥辱而已，除其帝國主義政府倒台外，否則，我國人世世子孫，必不忘美國之野心。百餘年前美國離英獨立，與英國開戰多年，得法國幫助，美國人迄今不忘舊恩，故對法國有特殊好感。恩怨分明，乃理之常。惟今美國竟在中國埋種仇恨種子，殊可哀也。

八、蔣介石執政二十年，背民主而獨裁，斷喪國權，縱容貪官污吏；違諾反信，屈指難數，如在前年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答應消除內戰，組織聯合政府，未及三月，食言毀約。再後更公開發動全面內戰，但知利己獨裁，不顧民族慘禍，其罪亞比較上言諸人，有過而無不及；天道至公，安能免於敗亡？楚歌四起，不過時間問題耳。

昔賢論人事與天道，有一文曰「深慮論」，乃明朝大文學家方孝孺所作，論秦漢唐宋建國諸帝王，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深思熟慮，原冀帝位可以世守，然慮出於此，而禍興於彼，蓋知可以謀人而不可以

謀天，即不可以強違天理。鄙意社會及個人，亦不能例外也。

(三十七年十月十日)

南僑報任務與中國前途

——在南僑報二週年紀念會致詞——

諸位來賓及本報同人諸先生！今日爲本報二週年紀念日，假此大世界舞廳，薄具茶點招待諸君，荷蒙華音樂隊惠臨奏樂，及中藝劇社參助表演助興，蒙諸位玉臨參加，本人謹代表本報向諸君道謝！

本報創辦在祖國內戰劇烈之秋，於今兩年。創辦之目的，係爲社會服務，與一種黨報及營業謀利者不同。出版以來，屢遭黨人特務百方阻撓，幸能渡過難關。關於報館任務，無論抱何目的，多謂爲領導社會，開通民智。果欲奉行此旨，則消息必須確實，否則若捏造是非，欺人自欺，未免反誤社會，罪惡非小，本報對此，常存戒懼，每自勉也。

常有人言，本報爲共產黨報。竊此項名稱，有好意與惡意兩種。從好意方面言，國父孫中山先生謂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英國人大文豪蕭伯納言，共產主義意義，非平常人可能了解；如此則共產主義之高，可以想見；本報對於此名，愧乏資格可受。就事實言：（一）本報同人，無論股東職員，未聞有被中共承認爲黨員者；（二）本報資本四十餘萬元，無一文錢由共產黨人參加者；（三）本報自創辦以來，未直接與中共通一字消息。如此，安有資格可受此名義？從惡意方面言，蔣政府之特務，每以紅帽子作

誣良工具，毒辣陰險，陷害無辜，擢髮難數。凡言本報爲共產黨報者，其爲好意或惡意，明眼人自能了解，無須多贅。

現下華僑受內戰影響，與辛亥年武昌起義，滿清將倒時相彷彿。前次革命，爲推倒帝制；此次革命，係欲消滅獨裁。前次頑固派，初時亦佔多數，迨滿清倒台後，尙有一部份人仍忠誠擁護，辮髮不願剪去。竊意蔣政府倒台後，亦必有其人；雖無辮髮作標記，然每逢大日子如國慶或五月廿日紀念，當電南美或北美致敬，以表忠誠。至於報館居領導地位，責任較重，更當堅持到底，黨報可免言，若進黨報編輯部，當不以美金消長而改變論調，股東應不以貪利而屈膝投降。

俗語謂「百聞不如一見」，此句話本人認爲不錯。前年本人將往重慶時，有人告以四川峨眉山風景甚佳；不可不看，及到重慶復聞多人讚美。迨到目的地，則知除數十座陳舊枋木廟寺外，別無其他名勝可觀；失望而返。又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屢見報載中國共產黨兇惡殘忍，甚於盜賊猛獸。及到重慶，所聞更覺厲害，謂中共無惡不作，橫行剝削，無人道，無紀律，男女混雜，同於禽獸，且有人勸我勿往，以免危險。及到延安，所見所聞，則完全與所傳相反。由是多留數天，多歷陝北城市鄉村，多與社會領袖及公務員接觸，凡所見聞，與延安無殊，即民生安定，工作勤奮，風化淳樸，教育振興，男女有序，無苛捐什稅，無失業乞丐，其他興利除弊，難於盡述，實爲別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自出延安後，有人訪問，則實告之。回到南洋亦然，近年間報紙或社會，宣傳中共兇惡事，已罕聞見，惟復造出驚人新聞，謂中共如勝

利，我國將淪為蘇聞附庸，失國家主權。蔣政府人員無中生有，努力宣傳，中外不免有被其迷惑而談虎色變者。然自內戰以來，尙未有確証，足以証明蘇聯有一人參加，一槍或一文錢幫助中共。時至今日，稍有常識者，當不再受其欺騙，作無謂之杞憂。百餘年前，法國政體改革，廢帝制為共和。後來歐美許多國仿效，亦成立共和國，豈為法國之附庸耶？其政體雖同，主權則仍各獨立。我國地土廣大，民性強烈，人數多蘇聯大半，而謂能甘自放棄主權，附庸於人，有是理乎？

有人言中共如勝利，第三次世界大戰就發生，此亦為反動派之捏造。實則我國此次革命成功，可以促進世界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戰。現下美國為征服全世界，在歐洲已佔德國一部份作根據地，復以物資引誘歐洲諸國，欲以歐洲人力物力為其犧牲。在亞洲除佔日本及南鮮，且以青島等處為基地，并以金錢軍火利用蔣政府，欲以中國有生力量為其效死。以為勝利可以統霸全世界，失敗則美國免多犧牲，緣其海軍無人可與對敵，其空軍可以轟炸他人，陸軍則有歐亞諸國代勞。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陸軍死亡不及盟軍百分之二，且國土處在西半球，敵國難於威脅，損失甚少。難怪其現欲遣派司令官高坐將台上，指揮歐亞人民相慘殺，以收漁人之利。此種如意算盤，歐洲諸國何嘗不知，第處在經濟窘困時，表面上勉與敷衍而已。若我國革命成功，美國在亞洲方面計劃，當完全失敗；歐洲局勢，亦可能有轉機。故世界和平，與我國革命成功大有關係也。

現下徐州大會戰，與全局有決定之關係，此問題本人日前在本報已發表意見，此次名謂徐州會戰，其

實範圍甚廣，非但關係徐州一城，與濟南錦州之戰大不相同。在勝負未決之前，雙方均可由遠省運到軍隊。解放軍可從華北調來，蔣軍不但可傾江北五省兵力會戰，尚可由江南等省，傾輸新舊兵作孤注一擲。本人嘗言二個月內如未能解決，可再延長多少日子。若不幸在過短時間內解決，蔣方不但傾出江南新舊兵力作孤注，而從江北尚可撤退十餘廿萬軍隊以保守江南諸省，如此不但戰爭延長，而蘇浙贛閩粵諸省，必慘遭糜爛，人命財產損失，當比較在徐州會戰，拖長日子解決勝負爲更甚也。

我海外華僑千餘萬人，爲祖國政治腐敗，財產損失，客死異域，難以數計，尤以南洋華僑爲甚。以本人所知，單就新加坡閩僑方面言，五十餘年以下，廿餘年以上，卅年間資產稱百萬元諸富翁，約有廿左右人，迄今只有一家能保存，餘者都已破產，甚有家風敗壞，貽羞社會，雖有少數人這些產業，而大體上遠不如前。至中下級資產僑衆，與職業界勞動界，損失更大。其致此之由，大半爲祖國政治不良，不但投資無門，且視桑梓爲畏途，裹足而不敢歸，再世後已忘祖矣，若祖國政治良好，華僑兩地爲家，子女可回國受教育，辛苦血汗資財，不難穩基立業，免如前時無家可歸，孤注擲於海外也。

民國光復前，華僑學校及報館甚少，愛國心薄弱。追光復後，學校增加百十倍，如云慢，則比較前進步許多；如云快，則比較先進國尙有不及。進步之快慢，須視祖國政治之良否。本報在此數月內，逐日或每隔數日必有內戰重要確實消息，報告愛護本報諸僑衆。內戰解決後，新中國政務之設施，福國利民，與利除弊，當爲蔣政府統治廿年所未有，近則閩粵江浙僑胞之桑梓，遠則全國區域，勢必日新月異。其時本

報所傳可驚可奇之確實佳音，可爲我僑注意者，料不亞於現下之戰訊。本報當更努力奮勉，以副僑胞之雅望。

(卅七年十一月廿一)

華僑中等教育之重要

——在新加坡華僑中等學校董事聯席會議演講——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南僑日報訊)華中，中正，南洋，南華，中華，育英，公教南僑等八間華僑中等學校董事，昨日下午五時，假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行星馬華僑教育史上空前未有之聯席會議，一致議決拒絕接受本坡教育局所提津貼華僑中等學校之新方案。八校董事將於日內派出代表，聯合向教育局表達此種意見。

出席昨日會議者，有八校董事陳嘉庚，李光前，黃奕歡，陳清吉，梁元浩，楊愷華，李偉南，林師萬，葉玉堆，李振殿，張建金，孫炳炎，符致逢，郭珊瑚，柯進來，洪永安，李鐵民，顏耀鵬，葉怡煎，傅無悶，楊纘文，劉立卿，黃信滿，崔信延，陳作民，許桂榮，林慶年，李亮琪，楊溢彝，黃鏡波，李源章，王吉士，羅喜生，黃勝白，洪絲絲，黃葉生，謝荔圃，莊不唐，林邦彥，許逸君，黃復康，黃德文，胡文劍，符國畧，黃正本等四十餘位。華中校長鄭安俞，中正校長莊竹林，南洋女中校長劉韻仙，南華女中校長楊瑞初，中華女中校長汪玉聰，育英學校校長王昌稚，南僑女中校長楊振禮，公教中學校長姚國華，及華中事務主任天貝，亦列席參加。主席光前。

陳嘉庚，柯進來，謝荔圃，李振殿等，即席發表意見，認定應負起促進華教育任務，爲不願始作俑，而影響華僑教育前途起見，決不可接受此可能對華僑教育有所限制之方案。儘管教育當局解釋此方案之用意純爲減低學生家長之負擔，及調整教職員之待遇，但大部份到會之董事，仍對教育當局提出此方案之動機與用意，深表懷疑。彼等多主張在此種情形之下，政府如不加任何限制而予華校以補助，吾人當表感激，至如以此新補助作爲引餌，企圖作種種限制，則吾僑應自力更生，集同僑資力，教育同僑子弟。

陳嘉庚氏出席發表長篇演說，力陳華僑中等教育之重要，茲錄其演詞於下：

「新嘉坡華僑自有中學校，係由民國八年起，創辦南洋華僑中學校，於今卅年之久。初辦時學生不上二百名，後來增至七八百，現在全坡中學生多至三千餘人。若非日寇來侵，淪陷四年，則中學生決不月此也。

「中學校最好設備科學館及豐富圖書室，供學生實驗參考。然本坡各校多付缺如。本坡未失陷時，南洋華僑中學校，對科學館，及圖書室，設備略有可觀，不幸被日寇毀滅無餘。現下各校但求其量，不計其質，此種程度學生，無論畢業與否，如要回國升學，在政治不良時代則可，若在良善政府時代，則恐不能適合也。

「此後中學生日多，而校中設備如此貧乏，真所謂因陋就簡。其致此之由，莫非經濟困難，資本家多不捐輸，董事並乏注意。此種中學生程度之低落，毋庸諱言。茲如欲并此亦不願，素稱僑領諸董事，欲安逸獨善，觀望御責，致使之節省經費，裁去科學課程，降低教師待遇，增加其辛苦工作，勢必更影響學生

程度，了無疑義。如此下去，與我國將來新教育難免相距更遠。

「本坡各中學校，無論全體或一二校，若欲避勞安逸，放棄職責，將為始作俑者，不但本坡他校效尤，恐全馬來亞或全南洋各屬亦能倣效，事關華僑教育至為重大，其罪責當為！外所不滿，而無可避免也。

「南洋華僑中學生，回國升學之多少；及造就之成績，大都視祖國政治之良否。若政治良好，第一學校設備完善，第二嚴選教師，第三優待學生。如此則父兄必定爭先恐後，遣其子弟回國升學。我國以前政治如何，毋須多贅，難怪中學生回國寡少。此後新民主政府成立，與前必大不相同。學校之設備，及教師優良，雖未可一蹴而達，至待遇學生定可大大改善。若干中等以上學校，不但學費免，就是衣食住書籍，亦應由政府供給。蓋非如是不能普及貧寒子弟也。

華僑初高中學生，畢業或未畢業，如無相當程度，何能回國升學？又小學畢業之男女學生，或年僅十二三歲，未忍遠離回國，勢非暫入此地中學不可。因以上種種緣故，吾僑對培養中學生，應當極力設法提高其程度，萬萬不可反使之退步也。

「本坡各幫對於私立學校，籌募經費，甚形踴躍，數十年如一日，而對公立中學校難免或有觀望，致經費發生問題。余意如變通辦法；各幫學生，由各幫會館介紹入會，譬如福建幫學生，由福建會館介紹，校費除收支外，每月不敷若干，照學生分攤，由該幫會館支理，如此則中學校董事無籌款之困難矣。

「華僑所辦之中學校，其教學係照國內學制，應設有科學館，圖書館，教員每週授課十八點至廿點，

不但教其識字而已。其他如智識，思想，能力，品格，實驗，體育，園藝，音樂，以及其他其課外活動，均須注重，與正課相輔并行，所以逐月設備及雜費，亦須多開。茲若照當地政府規定，學校設備及雜費每生僅三角錢，則課外活動，勢當停止，僅讀死書，如機械一樣耳。

「華校比較英校不同。英校只重英文，功課單純，教學較易。中國文字艱深難學，為世界所公認。英校全年休假日亦多。若比較馬來校，印度校，則更形不同。故他等教員每週可教課至二十六點鐘，薪俸亦廉宜，而華僑中學校教員則不可耳。」

新中國必能興利除弊

在星加坡福建會館常年大會演講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南僑日報載)星加坡福建會館，昨日上午十時，在直落亞逸該會館禮堂，召開常年會員大會，即席通過取消該會館原來之豁免註冊社團註冊，而保留非營業有限公司註冊。

大會臨時主席陳嘉庚即席致詞，堅信新中國政府成立，必能切實興利除弊，新中國前途呈現無限光明。茲錄陳氏演詞於下：

「今日本會館開常年大會，除各科主任報告去年工作外，另有一件要案。本會館在社團註冊官註冊時，原為豁免註冊之團體。而於產業保管及其他，另註冊為非營業有限公司。茲據律師意見，謂兩種註冊，可留其一。然須大會解決，方合手續。此案待少頃表決之。

「本會館除辦理四間學校外，甚少其他事務工作。祖國桑梓方面，自民國光復後，軍閥內鬪，繼以抗戰及內戰，民生慘苦，地方多故，歸僑視為畏途。本會館雖如何關懷，然無法補救其萬一。茲幸內戰將終，新中國政府成立，必能切實改革，興利除弊，前途無限光明，而救急與興建，或速或遲，當能次第實現。關於除弊與興利，鄙意有十二項可述。

「除弊方面：（一）三徵慘酷，多年來嚴徵實物，壯丁，金錢。（二）苛捐雜稅，名目繁多，不能枚舉。（三）各處縣市，既設有官吏，又增設黨部與特務，爭權奪利，無惡不作。（四）貪官污吏，互相袒護，吸收人民脂膏，等於竭澤而漁。（五）花天酒地，奢侈淫逸，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六）箝制輿論，封閉報館雜誌，殘害文化界青年。以上六種苛酷兇惡，禍害至為劇烈，新政府必能加以改革。此種改革，既免費用金錢，亦毋須技術人才，時間可極短促，三數月就可拯人民於水火之中，咸使安居樂業。

「興利方面：（一）教育普及。（二）注重衛生。我國人對衛生事，素不重視，世末有不衛生而能健身長壽，亦未有人民孱弱，而能富國強兵。明乎此，當知衛生之重要矣。（三）土地改革及振興農林水利。（四）整設水陸交通（五）。振興輕重諸工業。（六）開發礦產與海利。以上六項重要事業，需要巨大資金，技術人才，及相當時間。若能積極實行，由小而大，由近而遠，五年十年之後，當略有可觀，再加二三十年，無難與歐美先進國並駕齊驅。我國地大人衆，土地改革後，合衆人之力，團結一致，無寡而得均，生產進步，誠無限量，或可居世界之第一位也。

「新中國實現後，本省人負責辦本省事，此為必然之理。現在本省內恐怕缺乏才幹之人，未悉中共區早有訓練閩人之準備乎？至於政治略就軌道後，華僑投資，鄙意按有兩種：一為資本家私人個別投資；一，為創立各種事業，組織股份有限公司，招僑業投資。然私人資本家，能備數十萬元至百萬元以上，親往經營者，在近年間恐不可多得，設有亦極少數；至創立股份有限公司，若素乏信用，亦非易事。過去所謂華

僑投資，甚多爲空雷無雨，欺人自欺，此後則不可復爾。鄙意新政府興辦某種事業，如需要華資投資，可由政府負責組織股份有限公司，政府得若干股，餘則向華僑招募，並担保每年有若干本息，及該公司不至蝕本，如不幸蝕本，不干華僑股之事，訂若干年原本交回。此種鼓勵華僑投資，比較公債券更爲有利。蓋新政府初步，非如是恐不能收效也。

「本人自十餘年前，決意回國作長期遊玩，每年或於嚴寒時南來一行，不意爲抗戰及內戰所阻，致有懷莫達。茲幸內戰將終，待上海解放後決即回國。對本會館職務，余經已辭卸。自本坡光復後，余所倡辦本會館遊藝會及募捐，並其他三社團進支數目，自當公佈。今乘大會之便，先撮要報告如下：

「一，本會館民國卅五年春爲買校地及擬建校舍，向閩僑募捐，及開遊藝會，計得三十七八萬元。雖極力催收，拖延年餘，收到不上三十萬元，餘七八萬元無希望可收，應從茲結束，已印徵信錄五百本，分送諸交款人。如有未收到及已交款而無登錄者，請到本會館辦事處查詢爲荷。

「二，閩僑總會在日寇未南侵前捐得四萬左右元，除辦刊物「民潮」及各項費用，至本坡光復後，存款一萬六千餘元。本擬續辦刊物，因未得負責人，存在銀行無利息。至去年末，轉寄存亞洲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一萬五千元，利息週年四厘。

「三，前南僑師範學校戰後存款一萬六千餘元。爲不能續辦，故與南洋華僑中學校前任校長薛永霖先生議定招一兩班師範生，學宿費每月每生十餘元，由此存款補助。於今年餘，雖應補助原不上十萬元，因

該中學校需款，最近已全數支去矣。

「四，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在本坡光復後，存款二萬餘元。又星華籌賑會存款十五萬餘元，經僑民大會議決，移交南僑總會，作提倡祖國衛生費用。又總會存阿士百靈藥片三千磅，除大半寄贈祖國多省，在馬來亞託賣一部份，計售款約三萬元。又星華體育促進會，捐助機工復員費七千元。又其他捐來一萬餘元。合計廿三萬餘元。

「支出方面，復員機工支去六萬餘元，印刷費約四萬元，廣告費約一萬元，薪金及其他費用一萬餘元，寄存亞洲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七萬元，存銀行及現款與被欠約三萬元。合計二十三萬餘元，待不日在余未離星之前，當將各條進支數目付印，分送各社團。至印冊費，「大戰與南僑」一書，除收入外，尙不敷一萬餘元。「住屋與衛生」一書，前託上海陳維龍君印各縣市五萬本，費去八千元，迎在本坡訂印三十萬本，約須費一萬二千元。至寄存亞洲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之款，利息週年四厘。

「此次再印「住屋與衛生」三十萬本，待不日祖國郵政通達，就可陸續寄去贈閱，以廣對於衛生之宣傳。每縣平均不上五十本，擬託縣長送交區鄉鎮，參議會送交社團，教育局送交學校及圖書館。若論宣傳普及，當無異杯水車薪。此書除貢獻政府外，希亦使民衆了解住屋不衛生之禍害。各省縣若能將此書翻印宣傳固幸，否則如須本會再印者，則將來或可在天津上海，或託各省機關印贈百萬本至二百萬本，費款十萬八萬元。或將書中摘要，在全國有名城市百餘處之日報，刊登宣傳。每處按廣告費二三百元，其計開消四

五萬元。淺見者或將指爲浪費，其實衛生一事，關係及於國計民生，若每年能減少若干萬人命損失，則多費數萬元至十餘萬元何妨？關於此事，待余到國內觀察後再打算。歐美諸國，醫科學校林立，醫生衆多，平均數千人中有一醫生。醫學上之重要任務有二，首爲衛生預防疾病，次爲醫治疾病，我國醫學校寡少，醫生數微不足道，數萬人中尙乏一人，尤以鄉村爲甚。雖有些少中醫，殊不足應付社會之需要。且民間對於曲突徙薪之衛生方法，絕少注意。此後新政府對醫科學校，雖能積極興設，然非短促年歲可能普及收效。惟先進邦域之衛生設施，多有充分效驗。如殖民地中華僑最衆之新嘉坡市，其衛生設施，即值得吾人取法倣效。余所以主張大量印贈「住屋與衛生」一書，意即在此。至「民俗非論集」一書，雖關係較小，如在國內亦須再印贈與及登報宣傳，應費數萬元，亦當進行。以上數事，按費十餘二十萬元，除南僑總會存款外，不敷多少，余當墊補之。如或不足，則請二三富僑捐助。此爲余之理想，至收效如何，不敢逆料。賢者每勸人只願耕耘不問收穫，區區十餘二十萬元宣傳費，或難奢望偉大收效。所最希望者，政府能表同情，則事半功倍矣。至南僑總會之機關，應留存與結束，須經過召集南洋各屬埠僑團代表開會解決。然自日寇敗後，荷印安南緬甸地方多故，加之祖國內戰未終，所以遲遲未能舉行。此事當待至明年春召集會議解決之。

明是非辨真偽

在福建會館與怡和軒歡送會演講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廿九日南僑日報載)本報董事長陳嘉庚先生，將于最近回國觀光。本報董事暨全體同人，中華總商會會長楊澄壽等，已先後舉行歡送會，各情已誌前報。福建會館及怡和軒，亦於昨日下午六時，在怡和軒開會歡送。主席陳六使氏。茲將陳嘉庚先生演詞錄下：

「本人聯任福建會館主席二十餘年，對本坡閩僑及祖國桑梓，無有益貢獻，至深抱愧。頃主席褒獎實不敢當。新加坡為南洋最繁盛商埠，僑民亦最衆，而福建會館尙未有一間正式會所，本人難辭其責。若早募捐若干萬元，建一堂皇會所，甚易辦到，第念空掛一招牌，實際上乏事可作，故自來未曾僱聘辦事員及專責書記。蓋如要聘兩三位相當幹員，每月至少須開費數百元。若每日有數點鐘事務可供工作，亦屬無妨，而事實就是一兩點鐘，亦未必有。為此緣故，所以自來辦事處，附設怡和軒。

「本福建會館在本坡方面，祇有辦理數間男女學校。對貧苦學生不敢多收學費；對教師有相當待遇，俾生活費無缺，能專心服務，逐年須不敷五七萬元。本會館諸委員，應負責捐籌，此乃當然義務，萬萬不可放棄此職責，而將不敷數額，加諸貧苦學生身上，或薄待教師，此為本人自來抱定之主旨。

「對祖國本省方面，本人未嘗不關懷念慮，作些有益桑梓事業，或如何籌劃，以加強僑民之鄉土觀念，勿久客遺忘。雖有理想，而實際絲毫不能辦到。其最大原因爲二十餘年來，祖國多事，政治腐敗，加以抗戰內戰，民生慘苦，僑胞視爲畏途，故有懷莫達。至於務虛失實，空雷無雨，竝已愚人，欺人自欺，對海外僑民，阻其將來內向企圖，對桑梓同胞，無異畫餅誘惑，貽害實非淺鮮。如提倡救鄉，要求自治，組織大公司，建設大事業，投資數千百萬元，本會館過去不但不敢提倡，亦絕對不敢贊同，以爲時機未到耳。本省山多田少，海岸線綿長，陸上交通未便，海利未興，土產稀少，故工業未能發展。唯出入口方面，如廈門水深港濶，數萬噸巨船，可以直泊堤岸。將來鐵路網完成，可居全國重要地位。因內省如江西湖南廣西廣東及本省，或全省，或一部份，貨物亦必多少從本省出口。又如造船業之地位，在全國各沿海，亦難與廈門比擬。將來發展，當無限量。至於其他各種礦產，海洋生物，及農業，與及輕重工業，定必隨之勃興，了無疑義。」

「華僑爲革命之母，孫國父說此話，對華僑似有偉大之榮譽，而華僑中亦有人引以自豪，誤認當時華僑有許多財力，幫助國父之成功，實則未必盡然。我國前被滿清竊據，有志之士，倡起革命，恢復國土，如鄭成功及太平天國，前仆後繼，雖敗亦榮。再後我閩南人起義不成，逃避南洋，在華僑中保存多少反清之餘緒，故當時滿清政府，曾有不承認華僑爲國民之說。」

「民國光復前，我閩俗例，男子將完婚之日，坐在藤羅上（竹器圓形，直徑約五六尺，係農民晒物用

具），家長爲之理髮，訓誡今日已成成人，勿忘祖宗仇敵（俗語稱上頭）。新娘出轎時，新郎手提米管（篩具）及笠，遮於頭上。以上兩事意義，就是足不履其地，頭不戴其天。又人死入棺時，須用一白布蓋面，其意爲國土未復，無顏見先人於地下。可見先世被滿清征服時，仇恨之深也。

「孫國父提倡革命，多次到新加坡及馬來亞。當時生活費廉宜，如搭船往歐洲，二號位僅一百餘元。孫國父雖辛亥武昌起義後應中外電邀回國，所搭之船，亦坐二等位。爲生活費廉，華僑每次捐助，常爲兩三千元而已。唯最後經新加坡，到上海來電，囑捐助私人用費，即由閩僑保安會，滙去國幣五萬元。」

「怡和軒俱樂部，成立於今五十年，曾負責招待孫國父。係已故林君義順及其他多人所倡辦，及武昌起義，閩僑組織保安會，亦由怡和軒會友之提倡。民國光復後，本坡華僑對祖國屢次負起工作義務，亦多由怡和軒發起。可見怡和軒俱樂部與祖國關係不少。此後祖國革命成功，與海外華僑關係更形密切，本俱樂部更當積極負責，繼續負起應盡之義務。」

「我華僑在民國光復前，愛國心甚爲薄弱，比較現下相差甚遠。迨民國光復後，愛國熱情逐漸提高，大半由於學校林立，教育及報紙與社會之鼓勵，而尤以抗日戰起，同仇敵愾之激動。至對於祖國方面之感想，本人未往延安之前，每憂慮我國難如蘇聯之發展。蘇聯革命後，內部糾紛僅四五年，政治便已逐漸進步。而我國則不然，軍閥割據，戰爭十餘年。自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至七七抗戰事起，已有十年之久，國計民生，毫無進步。甚至教育黨化，上下貪污，特務橫行，政治腐敗，比前尤甚。以前

余意在蔣政府執政之下，既無改善希望，而彼等尙在中年，政權尙可久操，設使天祐中國，產生建國人物，其人現未知名，不知將延至許多年中國始可得救。迨民廿九年，爲慰勞抗戰軍民到重慶，亦抱如此思想。至於中共，據其時各處宣傳，有如毒蛇猛獸，凡聞其名，幾似談虎色變，故余亦未加以重視。

「因爲國共磨擦，關係抗戰嚴重，故本人會親往延安觀其究竟，不圖乃出意料之外，所見所聞，感覺其政治良好，上下勤奮，幾如別有天地，衷心無限欣慰，深自了解前時憂慮建國人物未有其人，實屬杞憂。今日已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故認定中共將來必定勝利，而興建我中國。或謂余有眼光，能早知必分裂內戰，結果國民黨必敗。然究其實，余無所謂眼光，祇有辨明真偽與是非，君子與小人而已。至要辨明此數字，自己必忠誠公正，庶無錯誤耳。

「主席獎余興學。若言起此事，余無限慚愧，及對陳六使先生無窮銘感。爲何慚愧？如創辦廈大，難免虎頭蛇尾，終累政府接辦，每抱有始無終之遺憾。爲支持集美學校，六使先生曾助余霹靂膠廠營業。日寇南侵時，經理人不明大勢，積貨滿棧，致欠陳君五十餘萬元，結果貨物被日寇完全搶去，損失百萬餘元。六使先生又因欲助集美學校，由中國銀行滙國幣七百萬餘元，申叻幣八十萬元，被該行延遲經年，至國幣已跌價三份之一，而始交還。新加坡光復後，六使先生又資助余霹靂膠廠復業，計四十餘萬元。爲馬來亞動亂，幾損失無餘。余自創辦廈大後，社會願愛諸君，有獎余爲毀家興學者，其時余頗腹非其言。因余尙有許多資產，不圖今日竟成事實。余住宅被日寇焚炸，僅存頽垣殘壁而已。集美校舍被砲擊轟炸，損失

慘重。復員於今年餘，費款於集美學校共三十餘萬，修理與學費各半。至倒塌數座校舍尙乏力重建。若重建住宅，所需不過一萬餘元，雖可辦到，第念校舍未復，若先建住宅，難免違背先憂後樂之訓耳。

通告

召集馬來亞各區籌賑會代表會議通告

為討論籌款資助機工南回辦法事

南洋華僑籌賑總會，以回國機工及眷屬，約一千七百餘人，渴欲南返，但祖國政府迄未有具體辦法，爰訂於六月十六日（民國國三十五年）在吉隆坡召集馬來亞各區籌賑會代表，商議資遣機工南回問題。該會主席陳嘉庚氏發出通告，訂十六日上午十時為開會時間，但她點則未決定，屆時每區應派代表一人至二人出席大會。議程擬定十餘項，其重要者為（甲）各區應否負責設法機工南返經費，（乙）機工在國內眷屬南來經費問題，（丙）每人需旅費若干，（丁）應籌款項，各區如何分配，何時籌畢（戊）各區所籌款項，是否集交一機關保管，（己）各區舉代表若干人往昆明與互助社協商，分批到港及沿途照料一切，（庚）為救急計，應否由某日起，每月先匯若干款項交昆明互助社，維持失業者生活費。茲錄該會通告如下：

南僑總會通告

自七七事變後，我國各海口，受敵人封鎖，國際運輸，幾於斷絕，除安南一部份外，全賴滇緬一路為生機。該路長千餘公里，不但高山峻嶺，崎嶇險惡，且工程甫畢，路基未固，國內司機素乏，新訓練者亦

不便服務。我政府運輸機關，函電本總會，代招華僑機工回國服務，本總會乃出通告，鼓勵愛國機工回國，從事救亡工作，前後踴躍參加者，三千餘人。其後緬甸失守，一部份二百餘人，隨聯軍入印度。敵寇敗後，除有職者外，餘已陸續回來。其他大部份在國內諸路服務。惟據昆明華僑機工互助社報告，自勝利後，華僑機工失業日多，登記欲南返者日衆。最近所報，急欲南返一千一百餘人，其中完全失業者約四百人，已娶妻室者三百五十七人，生有子女者二百八十，合計一千七百餘人。據本年初回國慰勞團長潘國渠自渝來函報告，屢與政府交涉，最後應承由政府免費運至緬甸。本總會以爲若能如是，由緬甸回星費用，我僑當完全負責。然至今數月，政府不會實行此事。近日莊明理白仰峯等由渝回星，詳述數月來屢向政府呼籲，懇請救濟及遣回事，或敷衍延緩，或藉詞推諉，最後僅發救濟費國幣一百萬元。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或以未聞本總會發電向最高機關如蔣委員長，軍事委員會，或行政院，要求機工復員爲言，然自廿九年冬本會陳嘉庚先生報告陳儀禍國之後，中央政府即與本總會斷絕消息，雖曾匯款數千萬元，發去其他函電，不下數十次，一字絕不回覆。迨日寇失敗後，陳主席回星再試亦然，故知雖本總會要求亦無效也。至諸機工原爲愛國而前往服務，亦由各處籌賑會鼓勵而成行。今日戰事已終，目的已達，其父母妻子，忍苦盼待七年於茲，政府已不資助南返，我僑安能卸責坐視？計每人由昆明至香港，須費叻幣一百六十元，再由香港至星費一百二十，共二百八十元。如以一千一百核計，須三十萬元有奇。至於家屬尙未計及。茲將各區，機工登記欲南返者人數列後，另將各區各人籍貫姓名，待六月十日付交各處籌賑會及商會若干張，以備其

家屬親戚取閱，並訂六月十六日請各區籌賑會派代表至吉隆坡開會，討論機工南返辦法。此佈

主席陳嘉庚

各區機工人數

- 新加坡三百三十三人（內粵二百二十六人閩一百零七人）妻子一百七十六人
柔佛九十七人（內粵六十六人閩三十一人）妻子六十七人
馬六甲二十九人（內粵二十二閩七人）妻子二十六人
森美蘭三十四人（內粵二十四閩十人）妻子十二人
雪蘭莪一百零七人（內粵七十七人閩三十人）妻子六十七人
霹靂二百三十七人（內粵一百七十三人閩六十八人）妻子一百四十九人
彭亨二十四人（內粵二十人閩四人）妻子十六人
吉蘭丹一人
檳城一百二十一人（內粵六十五人閩五十六人）妻子五十二人
吉打五十一人（內粵三十六人閩十五人）妻子三十一人
暹羅二十三人妻子十二人
蘇門答臘二十九人妻子十六人

婆羅洲三十八人妻子十人

以上共計機工一千一百二十人其妻子六百三十五人

(附載一) 致伍總領事函：

伯勝總領事先生大鑒。敬啓者：本坡昨日晚報及本日早報均載貴領館電請政府遣送機工南返事，該稿關係貴領事館發出云。貴領館係政府代表，對於機工復員事既肯負責，自係最好之事。不但機工，即庚亦甚感荷。惟尊稿言「中央會設法救濟，并辦理遣送事務，惟因交通工具困難，未能即時南返」，據滯閩渠及諸機工來函與近日莊明理白仰峰等報告，并所舉來渝昆諸文件，則情形甚有不同。茲將最近在渝機工十九名來函及莊明理報告轉陳於下，以供參考。自民國卅二年緬甸失陷後，機工失業頗多，由賑濟會許世英撥出廿五萬元，其後未有再獲一文。去年秋日寇敗後，馮渠明理等除口頭向政府各機關交涉要求外，再用公文呈送行政院，僑務委員會，海外部，外交部，交通部，公路總局，軍事委員會，善後救濟總署等機關。十一月中旬僑委會召集上列各機關開聯席會議，無結果。十二月底在海外部再開會通過議案：（一），請行政院撥專款救濟；（二）呈請行政院會同公路局，交通部，後方勤務部，安插失業僑工；（三）由外交部與有關方面，洽商辦理僑工出國手續；（四）函善後總署，籌辦遣送工作；（五）其他有關事項，由僑委會斟酌情形與各有關機關洽商辦理。尊稿上文所云，或尙有爲唐所未知者。除上文所述未實行者外，

中央尙有其他實行者否？如有，請將負責機關，在何處救濟，自日寇敗降後，發出救濟費若干次，數目若干，交何團體收去，請列明示知，不但可以安慰機工之家屬，庚亦可在吉隆坡開會時作極好之報告材料，至荷至慰。尊稿又云「辦理遺送，因交通困難，未能即時南返」。據客年潘國渠報告，向政府交涉時曾由鄭介民先生應承將在昆機工五百名免費運送至緬甸，然口惠而實不至。按由昆至緬僅七百英里，貨車最遲七日可到，每輛車如運載卅人，十餘輛車作一次便完。若作一兩月運去，有五輛車專運已足。就昆明一處政府之貨車客車，即不下數千輛，何困難之有？南洋各屬淪陷時，逃往祖國者，以緬僑最多，不下數千人，現幾已完全回緬矣。以政府之權力，迄今多月不能遣返機工一人，其誰信之？又如政府人員以及個人免費或自費由國內到印度及南洋者，何止千人以上。其他如由政府運往廣州香港上海南京者，則以數萬計。運返少數機工，在政府係力所能及之事，並非挾泰山而超北海，端在肯與不肯耳。

陳嘉庚卅五年六月八日

(附載二)再致伍總領事函：

敬啟者：馬來亞各區華僑籌賑會，爲商討華僑機工復員南返事，曾於本月十六日在吉隆坡開會。會以前日各報所載總領事發表援助華僑機工南返辦法，極爲妥善，甚爲感佩。用特成立決議，即依據總領事館所提辦法，請求總領事閣下專責辦理，使在國內欲南返之全部華僑機工及其家屬，併於兩月內由中央

政府飭令下，盡數遣回。其中失業流落昆明之數百名，尤希提前遣送。在遣送之前，生活困苦或疾病者，請先予以救濟。此外或有少數機工，因故纏陷囹圄，情實可憫，亦請諒其當年回國服務熱誠，分別予以減刑，或即省釋。以上決議，與日前總領事館所示大旨，原無異致。故即席推舉南僑籌賑總會主席陳嘉庚，暨各區籌賑總會代表莊明理，陳可用，何熾祥，蔡伯祥等五人面達公意，請即迅賜辦理。倘在兩月之後，未見端兆，為顯示總領事閣下肯負責任，受信僑衆，更望躬回南京，切實向我政府請求，以去就力爭，務期必達遣返機工之目的而後已。茲據前由，除五代表趨前謁見外，相應備函奉達，敬煩查照並希賜予面洽為荷。專此覆陳。即致

中華民國駐新加坡總領事伍

馬來亞各區華僑籌賑會援助華僑機工復員代表大會主席陳嘉庚

卅五年六月十七日

關於機工復員事

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通告第十一號

敬啟者：本總會爲回國機工復員事，經於本月十六日在吉隆坡召開馬來亞各區籌賑代表會議，議決各案列左：

一，機工南返事，本總會擬在吉隆坡開會發表後三日，新加坡總領事館即投稿各日報，對機工南返表示願負全責辦理，於是各代表開會時，全體一致議決託由總領事切實負責妥善辦理。

二，代表大會推舉代表五名，持函送新加坡總領事館，并面述各議案，請切實有效辦理，及用大會名義電請蔣委員長宋行政院長速遣機工南返。

三，機工南返事，請總領事求政府於兩個月內辦理完竣，其中流落昆明及他處失業之數百人，提早遣送，在未遣送之前，一切生活費無着者應先救濟。

四，少數機工因故尚在獄中者，請政府減刑或釋放，機工有家屬者，請准予隨同出國。

五，在兩個月滿後，政府遣送機工如未見端兆，應請伍總領事躬回南京交涉，并以去就力爭，以示決意負

起發言之責，取信僑胞。

六，以後發出函電及辦理其他會務主持者之名稱，定爲馬來亞各區華僑籌賑會援助華僑機工復員代表大會。此佈。

主席陳嘉庚

民國卅五年六月廿六日

新加坡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通告第十四號

爲通告事。本總會係於民國廿七年秋由行政院命令南洋各屬籌賑會舉派代表來星開會組織，其任務在領導籌賑支援抗戰，故凡當時政府所有關於籌賑抗戰各項命令，本總會當然奉行，至各屬會奉行與否，係各屬會之自由，本總會未便干涉。有如義捐公債，不拘所募多少，均由各屬會自行匯交行政院，本總會概未接收款項，亦未向何處募捐，故新嘉坡淪陷時，本總會無存款，即以此故。

查民廿八年滇緬路將通車時，政府電本總會，需要機工回國服務，本總會即通告各屬會徵求愛國機工自動參加，當時并無附帶任何復員條件，蓋此爲政府責任，毋須預有規定也。抗戰勝利後，在國機工久未復員，歷經滯留渠，莊明理諸君交涉無效。本年五月間，莊君回洋，本總會據報，乃於六月三日，發出通告，訂六月十六日請馬來亞各區籌賑會，推派代表，赴吉隆坡開會，商議捐資援助機工南返。詎兩日後，新嘉坡總領事館忽投函各報，謂救濟機工及復員事件，政府已負責辦理。言外之意，不問可知。由是吉隆

坡開會時，馬來亞各區會，除新嘉坡，檳城，彭亨，峇株巴轄，巴生有正式代表到會外，雪蘭莪及霹靂兩區，以依據報載總領事館消息，該區要自行設法，使其區內機工復員，拒絕參加會議。其他各地咸多以是爲詞。到會諸代表，於審度當前事象之餘，僉謂新嘉坡總領事館，既謂政府要負責遣送，故決議此案應完全信賴及督促政府全責辦理，并派舉代表五人備函逕達新加坡伍總領事，請其力求政府於兩月內辦妥救濟及設法遣送全部機工南返。否則請伍總領事親往南京，以去就力爭，務達目的，吉隆坡會議迄今五閱月，本總會除依案執行外，別無他道。茲聞政府已託聯總機關辦理，運送機工到新嘉坡，上岸後并備食宿，再轉原住地，沿途車費亦由該機關供給。如是處置，誠爲愛國服務諸機工及其家屬所願望。機工復員之目的既達，如尙有其他要求事項，自應向原派區籌賑會商量。本會對於機工責任，於焉幸告完畢，曷勝欣慰。合將辦理經過，普告僑胞，以明真相。此佈。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廿六日

新加坡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通告第十五號

爲通告事。自本年六月，新加坡總領事館發表華僑機工救濟及復員事均由我政府完全負責之後，近日華僑機工將陸續南返，余乃查詢總領事館，關於機工抵星後狀況及處置，據謂香港救濟聯總署已託本坡福利部負責一切，邇蒙領事告知福利部來函如下：

嘉庚先生大鑒：昨日余接香港聯總來電，謂另一批計四百二十名之機工，乘豐慶輪將於本月廿八日抵星。此批機工目的地係星洲及馬來聯邦，但每地若干名則尚未得詳訊。常例凡由聯總遣送之機工，其所乘輪抵岸後，在未各歸其家前，一切膳宿均由福利部免費供給。此致并頌 大安

十一月廿一日

新嘉坡政府福利部秘書 J. W. 尼密士上

查華僑機工之復員，既由政府與救濟聯總合作，到新加坡則由福利部招待膳宿，再轉原住地，沿途車費亦由該機關供給。如是處置，誠為愛國服務諸機工及其家屬所願望。機工復員目的已達，如尚有其他要求事項，自應向原派區之籌賑會商量，方為適合也。此佈。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廿七日

主席陳嘉庚

為荷蘭慘殺華僑并奪船劫貨封鎖貿易事

召開新加坡僑民大會通告

巨港為蘇門答臘南部物產最盛之出口商埠。日寇敗降後，荷蘭與印尼分區管理。新舊物產豐富，商業繁盛，多屬華僑經營。不意竟遭荷蘭忌嫉，於新年一月初，藉詞對印尼軍事行動，專向華僑市區砲擊，轟炸，掃射，焚燒，慘絕人道，連續五日，致引起印尼暴徒乘機劫殺，死傷華僑千餘人，燒毀店屋數百座，損失物資千餘萬元，而荷蘭及印尼人雙方死傷只數人而已，別無其他損失。由此而觀，可知此種慘案完全為荷蘭軍有計劃之行動所造成。其居心惡毒，路人皆見之矣。近乃復變本加厲，頒佈其荷印進出口法令，封鎖進出口貨物，雖由印尼政府轄境運出，亦在中途拘押沒收。這種政策，直是完全以華僑為對象。查爪哇與蘇門答臘進出口貿易，大半為華僑所經營，關係重大，毋待絮述。故前日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開僑團大會，組織保僑會，公舉李光前君為代表與荷蘭交涉。荷蘭數我海外孤兒，四無援應，置諸不理。

一月廿九日，諸僑團函請本總會召開僑民大會公議對付辦法。本月三日保僑會諸委員復聯袂辱臨，請

本總會主席出面主持。本總會念僑僑護商，義難坐視，復以我國政府鞭長莫及，若不團結自救，任人魚肉，後患奚堪設想。用是勉徇公意，起而負責。

茲訂本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三點鐘，假中華總商會召集新嘉坡僑民大會，共議進行。事關馬來亞與荷印四百萬華僑生機命脈，幸勿漠視。僑團代表，社會賢達，希均依時玉臨。此佈。

附 議 程 如 下

- 一，此次大會，特為荷蘭慘殺華僑，劫奪船貨，討論對付案。
- 二，仍託保僑會，限日再與荷蘭交涉，如無效，則推行以下本日通過之各案。
- 三，交涉既無效，本大會將用何項方法以資對付案。
- 四，應否通電國內外請賜聲援案。
- 五，本大會對外名義是否用本總會，抑別議別名稱案。
- 六，大會職員如何推舉案。
- 七，大會可否授全權與會中實際負責職員案。
- 八，如何募捐款項以應進行等需要案。

中華民國卅六年二月十四日

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

(附載)新嘉坡僑民大會開會情形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南僑日報載)昨日下午，天氣陰沉，淅雨霏霏，我「海園孤兒」滿腔熱血，敵愾同仇，齊赴中華總商會，參加僑民大會，為被難同胞伸冤，為貨物船隻被扣留者聲援，為華僑今後生存而奮鬥。這中間，已由集體力量，結成堅強之國民外交，以挽救華僑經濟之危機，提高華僑地位。昨日之僑民大會，為一轉捩點。

是日出席者共百餘人，包括各幫商業團體，各社團代表。

大會開始，先請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氏致開會詞。陳主席首先說明南僑總會召集此僑民大會，係應各社團及保僑會之要求，因羣憤激，義無容辭，故勉力而為。次述荷蘭弱而無能，竟不自量，違背大西洋憲章，統治印尼，摧殘我僑生命財產之種種暴行。最後強調如發動抵制，可使荷蘭每月損失五六百萬元叻幣，我僑必可獲得最後勝利。全體代表，頻頻報以熱烈掌聲。

演說者有周獻瑞等多人。

嗣因時間關係，即進行討論提案。關於抗議荷蘭暴行，決議仍由保僑會進行交涉，限一星期，荷方如無完滿答覆，即實行經濟制裁，有如以前對付日本。關於對荷交涉對外名稱，是否仍用南僑總會名義，抑另定名稱案，全體贊成仍用南僑總會名義，得因經費來源不同，決議：在南僑總會之下，設立對荷交涉委

員會，推各有關社團爲委員。對於支持抵制運動之經費，亦經妥議具體辦法。會議至下午五時一刻，在融洽空氣中閉會。茲將大會演詞及決議案誌之如下：

主席陳嘉庚演詞云：

「自日寇南進，我華僑在荷印人命財產，損失慘重。及日寇敗後，印尼政府獨立，印荷雙方戰爭。有意及無意波及衆僑之戰禍，不可勝計。近乃變本加厲，如巨港之慘案，完全爲荷蘭所造成。近月來復在海面捕船劫貨，槍斃船員，并頒佈法令，封鎖出入口貨物，竟以華僑爲唯一對象。前日報載印尼政府，宣佈美國派一艘九千噸輪船到井里汶運出樹膠及白糖，至其入口何物，雖無宣佈，當然是其所需要之供應品。試問荷蘭對此，敢否過問？」

「東印度爲印尼領土，昔被荷蘭佔作殖民地，吸盡土人脂膏，養尊處優，日寇入境，論其守土有責，理宜悉力抵抗，以衛民衆。凡享權利者，應負此義務，況其擁有完整之海陸空軍數十萬人，實力雄厚，竟乃聞風奔逃，爭先恐後，此爲余親聞親見者。日寇登陸，兵不血刃，不數日間，荷蘭全部文武官員屈膝投降。其卑怯懦弱，貪生怕死有如是者。」

「此次世界大戰，乃法西斯帝國主義與民主陣線二者之戰爭。故大西洋憲章，規定戰後各殖民地應得解放，而東亞各民族，應有獨立自治權。今日荷蘭既怯弱無能，喪失領土，論事論理，皆無統治殖民地之資格。而印尼政府之獨立，乃爲恢復失地之光榮，適符大西日憲章民族獨立之規定。乃荷蘭野心不死，

妄藉其自訂之殖民地法律，硬指印尼轄內某種貨物，係其舊存，故在海面橫行，肆意劫奪沒收。今舉一例，試問如台灣前被日本佔領，今爲我國收復，所有日人貨物，權屬伊誰？日本人得藉口搶回否耶？物資附於領土，有如毛之附皮，皮既不存，毛將焉附？況東印度自日寇入據，物資轉賣民衆，幾番易手，現在貨注，多非當年直接承買之人。

「查荷蘭人口，不上五百萬人，而印尼則多至六千左右萬人，與日本相差無幾，較之朝鮮及安南民族各多大半。若比菲律賓及暹羅緬甸，則各多四分之三。現東南亞各民族，紛紛獨立。履行大西洋憲章，亦即此次民主主義勝利之目的。」

「葦爾小國如荷蘭，竟敢當風狂走，重起殖民地野心，魚肉印尼，欺侮華僑，視同奴隸，何不自量乃爾！查在其勢力範圍內，如婆羅洲及他處，莫不極力剝削，壟斷獨佔，如樹膠一物，每百斤還價不上叻幣十五元，比較新加坡價，廉宜過半。由此可見其剝削之兇，其他各物可以想見。」

「荷蘭奪船劫貨，謂蘇島出產之苧麻葛絲，係荷人獨有產業。然如樹膠一項，則各色人都有。本坡新業公司被劫之樹膠，乃竟於劫取搬運時重印其標頭，冒認爲荷蘭之出產。此外如爪哇所出產之樹膠，亦各色人都有。余前年避難爪哇，匿居陳澤海君樹膠園內時，陳君已擁有千餘英畝樹膠園。至茶園糖廠，華僑亦所在多有，非純爲荷人所有之業。」

「假定如荷蘭所言，苧麻葛絲爲其園內出產，然自他棄守蘇島之後，已屬印尼經營，所有貨品，新舊

鄰有。至在爪哇之樹膠及糖茶，既為各色人出產，何從分別誰家之物？就現下存貨估計，芋薯葛絲約二萬粒，每粒值八十元（出口費除外）計值叻幣一百六十萬元。

「爪哇之樹膠，在地用途甚廣。如鞋類，慢褲，腳車輪，馬車輪等，除慢褲須配料製造外，其他概係生用，故消耗特多。按所存不外一萬餘噸，若荷蘭有權以半價強買，每噸廉宜叻銀四百元，雖作一萬噸算，計四百萬元也。」

「至於茶糖均在內地，由印尼政府管轄。若華僑不能經營出口，彼除一部份可售與美國外，其餘印尼留以自用，荷蘭雖為此垂涎亦不能染指。準此推算，荷蘭封鎖華僑之上言兩項貿易，任其獨佔利權，亦不過可得五六百萬而已。」

「現下荷蘭川走我國輪船四艘，客貨每月至少可收叻幣二三百萬元；川走南洋之輪船十餘艘，每月亦可收二三百萬元，共萬五六百萬元。其他由歐美來之巨輪，尙未計及。我僑若能一致對付，荷蘭所得不足償其一月之損失，不患彼不屈服也。」

大會決議案：一，此次大會，係特為荷蘭慘殺華僑，劫船奪貨，討論對付方法。二，全體通過再由保僑會於一星期內繼續交涉，逾期不能解決，則推行以下通過之各案。三，全體通過保僑會交涉無效，應即實行對荷蘭經濟絕交。四，全體通過應行通電國內外，請賜聲援。五，全體通過對外用南僑總會名義，對內用南僑總會對荷交涉委員會名義。六，對荷蘭交涉委員會職員由海星協進社，米業運輸工友會，沿海部

工人聯合總會，海員聯合會，機動船業聯合總會，摩多舢板聯合社，輪船落起貨工友會，駁業工友聯合會，職工聯合總會，巨港華僑籌賑會，星華保僑會，總商會，福和客棧商務會，海員公會，碼頭工友會，土炭工友會，出入口商公會，曾被奪船貨人之代表一人，連同福，廣，潮，客，瓊，三江，各代表二人組織之。

七，大會應授權與會中實際負責之職員。

八，所有進行用款，巨港方面担任十分之三，被劫奪船貨主人方面担任十分之三，其餘十分之四由大會籌捐補足之。

宣佈獨裁政府罪狀

南洋華僑奪賊祖國難民總會通告第十五號

自我國抗戰以迄南洋各屬淪陷，華僑爲愛國故，犧牲生命財產，不可勝計。然果能博取最後勝利，永固國基，而貽子孫無窮之福，則薄海謳歌忭舞之不暇，尙何足惜。

日寇挾強大兵力，志在鯨吞我國，蠶食全球，於是激起我華美蘇友邦公憤，組成聯軍，而終召覆敗，此蓋聯軍共禦之力也。

戰爭勝敗之義，胥言之，卽領土及人民財物三項之得失。人民財物附在領土，雖遭一時之犧牲，仍可逐漸恢復生產。唯領土則有限定，領土失，不但居民爲奴，財物爲奪，而他省份子孫，亦乏移殖發展之餘地。故古今中外戰爭之後，一方則爲領土擴大，一方則爲領土削減。擴大者，主權膨脹，削減者，或至於淪亡，無有例外焉。

此次我國戰後，收復台灣土地三萬餘方公里，割棄外蒙一百五六十萬方公里，對抵之後，土地損失，相差五十倍之多。我國領土不過一千萬方公里，竟損失百分之十五。其他旅順大連之形同割棄，及與美國

所訂若干喪權條約，尚不在此。此種戰後犧牲，不但我國歷史所未有，亦古今各國所絕無，而國人稱曰勝利，豈不誤哉？

以我聯軍勝利國言，蘇美英之擴大領土及主權，幾遍及全球，獨我國反無限損失，表面上同為勝利，而實際上則為失敗。今以失敗為勝利，以恥辱為光榮，崇名黜實，欺人欺己，貽患將來，可勝言乎？

國父孫先生推倒滿清，建立中華民國，主權屬民，為世界各國所公認。今不幸權操獨裁者，與蘇美妄立非法條約不知取消，領土主權，無志收回，國家前途，尙何堪設想！

惟有痛定思痛，追究事實，萬眾一心，臥薪嘗胆，以候政治實行民主化，凡非法條約，一律取消，屆時方有勝利可言，而免愧對我後代子孫。

戰後世界，民生困苦，餓殍載道，疾病死亡之數，我國不但首屈一指，即合各國統計，恐亦不及我國之多。論者往往歸罪於抗戰太久，及國家太貧，實則二者關係非大。若政治修明，內戰不生，雖富庶不及聯國，亦斷不至慘酷如此。茲分析其因，約有三點：

一，官僚資本，除現金逃存歐美外，國內所積不動產及貨物，數量之巨，不可勝計。

二，自政協失敗，內戰發生，城市鄉村，咸知紙幣日賤，終成廢紙，稍有資力者，莫不貯積貨物，黃金及外國鈔票，以大衆之力，儲蓄之多，更難計算。

三，水陸交通阻滯，運費奇昂，統制居奇，種種阻撓，有無不能相通，出口不能便利。

以上事實，凡稍留心國事者，類能知之，至現政府所轄省份，民衆不過三萬萬人，而饑寒無告者約十分之二。上舉三因，如得其一，以爲救濟，則饑者盡飽，寒者盡衣，準此而言，我國民今日之悲慘實乃人爲，而非天生也。

古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今日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迫我國民轉死溝壑者，皆貪官污吏。

若一旦獨裁政府崩潰，政治實行民主，食污官吏財產，概予沒收，移救饑餓瀕死之民衆，已綽有餘裕。至於商民積存貨物，以及交通運輸，自能立隨政治而改善。誠如斯，則我地大物博人衆之國，五年十年後，必一躍而爲東亞之模範矣。

主席陳嘉庚

卅六年六月九日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通告第十六號

本總會成立於抗戰初期，國家正在危急存亡之秋，千萬華僑爲援救祖國，以求抗戰勝利，領土完整，不惜犧牲金錢與人力，以盡僑民天職，所以成立本總會，領導吾僑救國之運動。及南洋各屬淪陷，敵寇痛恨華僑之愛國工作，屠殺酷虐，搶奪洗劫，生命財產，損失慘重，然華僑爲救國而犧牲，若能達到所期之目的，固無所悔恨。迨敵寇失敗，勝利屬我，華僑犧牲救國之目的，果達到否？凡我愛國僑胞，關懷時局，恐不免於痛哭流涕。本總會爰爲申述如下：

戰爭之勝敗，除人與金錢之得失外，尤有關於領土之增減。甲午戰敗，失去台灣三萬餘方公里，而此次戰勝，反損失外蒙古百餘萬方公里，及旅順大連之主權，繼復與美國訂立商業，航空，及其他各項辱國喪權條約，甚至允許美國駐軍，誠爲有史以來所未有。夫失土喪權，惟戰敗國有此義務，絕未聞戰勝國之喪權條約有如此者。戰敗國之喪權失地，係出於敵人威脅，不得已屈服忍受之。茲次我爲戰勝國，絕不受任何國之威脅，何以如此狼狽犧牲？我海外華僑聞之，豈但痛哭流涕而已耶？

爲因一黨專制，一夫獨裁，遂不惜媚外賣國以鞏固地位，消滅異己，較之石敬瑭秦檜吳三桂汪精衛諸賊，有過而無不及。本總會前曾發出第八號通告，不承認蔣政府之各項賣國條件，爲將來取消之預告。茲者×國大代表，所學×總統，所立×憲法，與前專制獨裁之作僞詐欺，毫無二致。此後再有與任何國成立任何喪權賣國條約，仍屬無效。特此通告。

中華民國卅七年五月一日

主席陳嘉庚

函

電

關於建立華僑死難紀念碑

致新加坡民政長官麥加倫函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檳城現代日報載)關於請撥武吉智馬前日軍「忠靈塔」地址，建築吾僑死難者紀念碑事，前日陳嘉庚氏已獲麥克倫旅長覆函，各情經誌前報。茲悉，陳氏昨復上書當局，文云：

來書敬悉，尊意擬立諸民族死難公共紀念碑，余原甚贊成，但竊以為尙須顧及兩事：

一，死難最多者為華僑，將來移骨骸往葬其地，除無處尋覓者外，或有二千人左右。

二，華人習例，對死者紀念，每年至少有四次，即死日，清明節，陰曆七月半，冬至日，各有特殊哀弔之手續。今若聯為一紀念碑，則華人之上習例，與他族大相懸殊，必致兩皆不便。先生必明白，毋庸多贅。茲惟祈折衷辦理，除華僑死難者埋骨地址外，並請於該山適當地點，另劃一處為華僑自建紀念碑之地位，較為適合也。此致

新加坡區民政長官麥加倫旅長公鑒

陳嘉庚敬啓

卅五年三月五日

電請杜魯曼停止援蔣

(現代日報訊) 陳嘉庚先生因痛憤國內獨裁專政，憑藉外力進行內戰，故特電美國杜魯曼總統，美參眾兩院議長，駐華特使馬歇爾及美大使司徒雷登，勸告美國應立即撤退駐華軍隊，停止對國民黨政府一切援助，以免蹈日本企圖分裂中國自取敗亡的覆轍，該電由路透社合眾社於九月十一日在新加坡發表，茲從英文轉譯如下：

華盛頓白宮杜魯曼總統，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長，南京馬歇爾特使，司徒雷登大使鑒：中國人民一向信奉孫中山先生革命遺教，主張建立民主國家。不幸軍閥內鬪，加以日本乘隙而入，以借款軍火助長中國分裂，卒致有世界大戰之慘禍。日本此種損人利己之企圖，征服世界之野心，最後仍遭失敗，可見上帝有靈，報應不爽。查蔣政府執政二十年，腐敗專斷，狡詐無信，遠君子而親小人。其所任用官吏，如孔宋內戚，及吳鐵城，陳立夫，蔣鼎文，陳儀等，貪污營私，聲名狼藉，以致民生痛苦，法紀蕩然，為中外所咸知，貴國人士亦瞭若指掌。抑蔣政府要人，就本人多次接觸，深知其昏庸老朽，頭腦頑固，斷不足與言改革。貴國傳統政策，對各國人民公允友愛，不事侵略，信譽昭然。今乃一反其道，竟多方援助貪污獨裁之蔣政

府，以助長中國內戰，長此以往，中國將視美國爲日本第二。此於中美兩國人民之感情，大有損害。本人曾經親訪延安中共轄地，民主政府已見實施，與國民黨轄區，有天淵之別。且中共獲民衆擁護，根深蒂固，不但國民黨軍隊不能加以剿滅，即任何外來金錢武器壓迫，亦不能使其軟化。職是之故，本人代表南洋一千萬華僑，特向貴國呼籲，請顧全國際信譽，以日本爲前車之鑒，勿再誤信武力可滅公理，奸謀可欺上帝。務望迅速改變對華政策，撤回駐華海陸空軍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蔣政府以使中國內戰得以終止，人民痛苦可以減少，則貴國將爲全世界愛好和平之人民所擁護，而上帝必佑貴國矣。

南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

一九四六年九月

電參政會響應學生運動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廿九日南僑日報載）最近國內學生運動日形擴大，情形至為熱烈。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昨特致電國民參政會籲請響應學生正義主張。原電如次：

「南京國民參政會，并轉全國同胞鑒：國民黨當局，假憲政之名，行獨裁之實，任用貪污，濫發紙幣，加以發動內戰，更使民不聊生。京滬平津各地青年學子，迫於義憤，呼籲和平，竟遭慘殺，甚至以軍法鎮壓學潮，封閉報館，僑憤激，特向鈞會及各界同胞籲請響應全國學生正義主張，認為惟有恢復言論自由，切實保障人權，方足以平民憤，以挽危機，臨電不勝迫切待命。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叩」

另訊：星洲華僑各界促進祖國和平民主聯合會（簡稱民聯會），特於昨日（廿八日）假座怡和軒，開執行委員會，討論國內學生運動，由陳嘉庚主席，結果議決：於本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三時，假座維多利亞紀念堂（即大鐘樓會堂）召開星洲華僑各界代表大會，討論國內學生運動。屆時陳嘉庚將親臨主持大會。華僑各社團及各界之欲參加者，可於本日（廿九日）下午一時起至三十日下午六時止，向該會辦事人領取入場証。領証地點為怡和軒，南僑日報社，及密駝律一四九號新民主文化服務社三處。

抗議白思華報告書

致英國陸軍部備忘錄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南僑日報載)自馬來亞前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關於馬來亞戰役之報告書發表以後，本報社論首先加以批評，認為對華人部分殊欠公允。其後中華總商會亦決定組織小組會，加以研究批評。昨日僑生領袖前華人義勇軍隊長葉平玉亦投函本報，表示意見。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氏在戰時會領導華僑，協助英政府，從事各項抗日工作，對於白思華報告書，尤極感不滿，特搜集各項事實，於本日向英國陸軍部提出備忘錄。用航郵逕寄倫敦。該備忘錄對白思華報告書中關於華人各節，提出事實，加以糾正，並要求修改道歉。本報茲向陳嘉庚氏抄錄備忘錄原稿，發表於下：

為白思華報告書內關於華人事上英國陸軍部備忘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進攻馬來亞後，鄙人曾受新加坡總督湯瑪士之命，領導華僑，協助英政府，從事抗戰工作。至十二月廿八日，復奉總督命組織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由歐人領導，直至新加坡淪陷前，始停止工作。光復以後，鄙人緘口不提此事。惟讀英國陸軍部發表之白思華報告書，對於戰爭中華人援英抗日之若干事蹟，竟加以抹煞，且對當地華人作極不公允，甚至錯誤之批評，顯然欲藉此推諉

戰之責任。爲此，鄙人代表當地華人，不得不提出下列各項事實，以對該報告書，作重要補充和糾正，並對該報告書及白思華中將本人，表示不滿與抗議。

事實如下：

一，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前，政府爲預防安南暹羅米不能運來，即鼓勵當地人種稻，但不允許華人參加。政府以法令限制華人滙欸國內，援助其祖國對日抗戰。政府又禁止華校教師學生參加籌賑工作，禁止華人抵制日貨並將華人抗日愛國重要幹部多人驅逐出境，其最著者如新加坡侯西反，檳城莊明理等。此等事實，說明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前，英政府對日採綏靖政策，故設法制止華人抗日行動，此爲後來馬來亞防衛戰失敗之一重要原因。

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戰爭爆發後，鄙人奉新嘉坡總督湯瑪士之命，動員新嘉坡華僑，開掘防空壕，在全市動員華人數千，於一星期內完竣。

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八日，鄙人奉新嘉坡總督湯瑪士之命，組織華僑抗敵動員會，當時華僑各黨派無黨無派及僑生領袖，均參加工作。其中較爲重要之工作爲：（一）組織華僑義勇警察，以維持治安及消極防空，日夜服務者三千餘人；（二）徵募勞工，每日集二三千人，從無短缺，其工資先由華人方面籌墊，政府然後償還；（三）組織宣傳隊，在街頭及工廠宣傳援英抗日。

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英軍決定棄守檳城，當時在檳城英人男婦六七百人，悉數平安撤退。

加坡總督且親自到火車站迎接慰問。但當地華人及各族人士，則被當局拒絕使用交通工具，不能撤退。對政府此種不公允之措置，華人方面曾表示不滿與憤慨。

五，一九四二年一月卅日英軍炸斷柔佛橋，在軍港內施行破壞，並將市中心高射砲激移，保護退聚後方諸軍兵，可見當時英軍已無意死守新加坡。政府在平時，並未給予華人以普通服兵役之機會，但至二月一日，英政府突然發給步槍一千枝，交華僑青年（即所謂「打里軍」）執中國旗幟，開往林厝港，防守海岸。此外又令新加坡華人義勇軍三百餘人苦守前線。英軍於準備新加坡棄守時，始將防衛工作委諸臨時草草編成之華人隊伍，因此使敵人更痛恨華人。新加坡淪陷後，日軍令華人分區集中，加以屠殺，新加坡柔佛各地，華人因此遭慘殺者數萬人。

六，吉隆坡未淪陷時，華人青年即組織游擊隊，在山林阻撓日軍行進，其後擴大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英勇抗敵，光復前始行復員。此為衆所週知之事，茲姑從略。

七，戰前政府對於華人加入義勇軍，限制甚嚴，對歐亞籍義勇軍之間，顯有差別待遇。華人義勇軍建立歷時五十載，而華人幾無一人升至連長者，由前華人義勇軍隊長葉平玉在本年三月二日馬來西報所發表之投函，可以作証。政府對華人義勇軍之政策，說明政府從未信任華人以令其祖負當地之防衛責任。

查白思華報告書，對於上開各項事實，均未有所指陳，對於當時政府對華人政策措置錯誤所引起之責任，故意加們掩蔽。反之，白思華中將竟認為亞洲人「趨向較有力之方面，深恐戰線後方之破壞現象促使

彼等協助敵人多過於協助我等」。所謂亞洲人者，其中當然包括華人在內。就我華人觀點，認爲此種見解，不僅全不正確，且係惡意之詭譎。華人倘確係「趨向強有力之方面」，則中國能有八年之抗戰，馬來亞在淪陷時間，有成千成萬之人民抗日軍以與強敵周旋，其又將如何解釋乎？

爲此鄙人代表當地華人一般之意見，對白思華報告書中有關華人之各節，表示嚴重之抗議，並要求在報告書中作忠實之修正與道歉，以平息華人之憤慨。否則華人爲保留馬來亞戰爭之真相，亦必作一部報告書，以糾正白思華之錯誤。要之，已往之失敗，即未來之教訓。戰爭雖早結束，和平尙待努力。而欲保衛國土，首先當重視人民力量。若平時加之重重桎梏，一旦有事，始釋其縛，而驅之赴前線，則未有不遭慘敗者。今日馬來亞，政制變更，聚訟未已。甚願殖民地當局，懲前毖後，放大眼光，與民更始，勿使覆轍相尋，噬臍莫及，則鄙人所厚望焉。

(附載) 白思華之答覆

(民國卅七年三月廿四日南僑日報載) 白思華將軍之馬來亞戰役報告書，對華人有詭譎之批評，與事實不符，故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會列舉華僑援英抗日之種種事實，予以駁斥，并鄭重提出抗議。其他僑生界領袖，如林漢河爵士，陳振傳，葉平玉，葉玉堆等，均相繼發表聲明，指摘白思華報告書歪曲事實，抹殺華人抗日衛馬之功績。茲據本坡海峽時報倫敦電訊，白思華將軍對華僑之抗議，曾發表書面談話，一面承認華僑之抗議，其內容乃千真萬確者，一面則推諉抗議各點，不包括在報告書之範圍內。白思華稱：「

關於華僑領袖所提出的抗議，我的唯一的批評，就是他們的爭辯，毫無疑問許多地方是正確的。但這些爭辯的課題，并不包括在我所撰的報告書範圍內。」

白思華將軍閱讀本坡海峽時報刊載華人之批評，及該報社論後，以書面答覆該報倫敦通訊員稱：「誠如實報所言，余撰述此報告書之時，欲試圖將其超越純軍事報告之普通標準之上，而欲引述在英國領土內作戰所得之教訓，以爲未來之警惕。余認爲在既往吾人不幸對此事之經驗甚爲膚淺，吾人應乘此機會對吾人目前所得之經驗，善爲利用。」

「余必須聲明，吾人所得之教訓，不但僅實施於馬來亞，亦同時可實施於不列顛各民族聯邦之內。」

「關於報告書應分民事及軍事兩部之提議，余贊成此項建議，亦宜以在吾人領土內之戰役爲限。」

向白思華質問三點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廿七日南僑日報載)前馬來亞英軍總司令白思華中將，近發表馬來亞戰役報告書，對於吾僑之協助英政府參加抗戰種種事實不但未提隻字，且謾罵亞洲人「趨炎附勢」，站在敵人方面；并謂吾僑缺乏中心領導者，抹煞一切，是以引起吾僑憤憤不平。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特上書英陸軍部提出嚴重抗議。日前白思華中將致海峽時報駐倫敦記者之書面意見，答覆陳氏之抗議，各情迭見前報。頃悉，陳氏對白中將所答，仍認為不滿，爰致函海峽時報，請其轉向白中將質詢，如白中將不願修正報告書且承認錯誤，則我華人必採取適當步驟，加以對付。茲錄原函如次：

海峽時報主筆大鑒。頃讀本年三月二十四日貴報登載白思華中將致貴報倫敦通訊員之書面意見，就鄙人前送英國陸軍部之抗議書，有所答辯。其中對於鄙人抗議書所陳事實，認為「多數係屬真情，無可置喙」，但白思華報告書係屬軍事性質，而鄙人所陳事實則屬民政，故不在該報告書範圍之內云云。

茲鄙人擬再向白思華中將質詢三點：

(一) 以下事實為鄙人所憶及者。即(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華，戰事爆發後，鄙人奉總督之命，

逐日代僱工人二千餘至三千人，到飛機塲，軍港及前方，挖掘戰壕及任其他勞作，屢遭敵軍轟炸，仍冒險工作不輟。(乙)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白思華中將命令素受政府訓練之華人義勇軍守最前線，嗣後傷亡逾六十巴仙。(丙)英軍當局於二月一日以步槍一千枝發給華人青年，令防守林厝港海岸，嗣後死傷亦過半。(丁)英軍投降前，華人即在吉隆坡組織抗日游擊隊，在森林中作戰，參加者成千成萬人，後爲人民抗日軍，冒千辛萬苦，不屈不撓，三年餘如一日，至敵投降後始止。以上事實果屬於軍事範圍否乎？何以白思華報告書竟加以抹煞乎？

(二)白思華報告書內稱：「亞洲人站在強有力方面」，彼恐亞洲人「見到後方受破壞，彼等幫助敵人更多於幫助我等。」試問亞洲人究在何處助敵，其人數有若干？是何種族？且助敵有何種事實？應請白思華中將明白說出，斷不能以莫須有之說，謾取降之責於亞洲人士，並以欺蒙全世界人士也。

(三)日軍抵佔新加坡島時，作戰二三日中，華人青年及義勇軍，在前方傷亡已近千人。英軍投降後，新加坡華人遭敵屠殺約萬人左右。白思華中將或以爲此種犧牲尚不算多，則請宣佈英軍在新加坡防衛戰中死傷究有若干，投降後英人遭屠殺者究有若干。就余所知，恐尚不及被難華人十分之一也。

以上希望貴報駐倫敦通訊員轉向白思華中將質詢。如白思華中將不願修正報告書，且承認錯誤，則我華人必採取適當步驟，加以對付也。

陳嘉庚啓

與毛澤東主席來往電四件

(民國卅八年二月十日南僑日報載) 陳嘉庚氏於本月八日致一電與中共主席毛澤東氏，主張嚴辦訂立賣國條約之戰犯。在此以前，陳氏會接到毛氏一電，邀其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陳氏覆電自言為政治門外漢，「冒名尸位，殊非素志」云云。茲將來往電文披露於次：

毛澤東來電：「嘉庚先生：中國人民解放鬥爭，日益接近全國勝利。召開新的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團結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力量，完成中國人民的獨立解放事業，亟待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先生南僑盛望，衆望所歸，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肅電歡迎，并祈賜覆。毛澤東。一月二十日」

陳嘉庚覆電：「毛主席鈞鑒：革命大功將告完成，長勝興奮！嚴寒後，決回國敬賀。蒙電邀參加新政協商會議，敢不如命。惟庚於政治為門外漢，國語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千祈原諒！陳嘉庚」

主嚴辦賣國戰犯：「劍英將軍轉中共毛主席鈞鑒：濶別十年，時切馳念。革命大功，瞬將完成，欣慶何似。敬祝新民主政府百事順利，公等政躬康泰。戰爭罪犯中，賣國賊當為首惡。史書記載，雖有孝子賢

孫，百世不能改一字。如蔣介石，宋子文，王世杰，孫科，張羣等，訂立賣國會條約，及求美國軍事援助，罪大惡極，絕對無可寬恕也。陳嘉庚叩齊。

四月九日陳氏又致毛氏電如下：「毛主席鈞鑒：南洋各屬華僑失業日多，不景氣日重，前途悲觀，今後回鄉者必衆。日寇侵略時，僑匯斷絕，加之內戰三徵，苛政百出，閩民貧慘，莫可言喻。祇選擇賢能閩人，訓練多士，俾福建解放迅速，興利除弊。庚萬十懇切盼禱之至！陳嘉庚叩」

與朱紹良等來往電

致閩朱紹良電

朱主席台鑒：蘭州厚待，感激難忘。閩民經陳儀虐政，及抗戰內戰，徵拿壯丁，有去無回。日寇侵略南洋，僑滙斷絕，生計艱困，悽慘莫可言喻。近聞先生徵丁徵糧，更形嚴厲。然內戰誰方勝敗，盡人都知，助紂爲虐，等於自殺，請以陳儀爲鑒。造惠桑梓，亦可爲自家善後計，敬爲閩民請命，祈卓裁！陳嘉庚叩佳。

（三十八年三月九日）

致何應欽電

應欽先生台鑒：臨別前夜，辱蒙纒綫，銘感難忘。蔣介石背叛國父主義，狡詐無信，神人共憤，慘敗當然。國共誰方勝敗，盡人都知。四大家族，有美國可逃，先生等將逃何處乎？請速接受中共條件，勿誤再誤，公私均利。否則遺臭堪虞！陳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致李宗仁電

宗仁先生台鑒：老河口厚待，感激難忘。面示蔣介石作事甚偏，偏則無是非，損人格。先生竟與同流

，良可惋惜！國共誰方勝敗，盡人都知。四大家族可逃美國，先生等將逃何處乎，一誤安可再誤，請速接受中共條件，公私均利。否則遺臭千古，後悔無及矣！陳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致白崇禧電

崇禧先生台鑒：臨別前夜，辱蒙纒綫，銘感難忘，蔣介石無是非，慘敗當然。先生一誤安可再誤？國共誰方勝敗，盡人都知，四大家族有美國可逃，先生等將逃何處乎？請速接受中共條件，公私均利，否則遺臭堪虞。陳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朱紹良覆電

新加坡中國領事館，請轉陳嘉庚先生：佳電奉悉。密。睽違有日，馳念素殷，載拜佳言，欽遲曷極！吾兄愛鄉情切，至希時錫周行，藉匡不逮。特電布復。弟朱紹良。

電悼馮玉祥將軍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南僑日報載）馮玉祥將軍在黑海船上遇難逝世，各方多表示悼惜，頃陳嘉庚氏探悉馮夫人尙暫居於莫斯科，特發出一電託塔斯社轉交馮夫人，以表弔唁之意。原電如下：

莫斯科塔斯社轉

馮玉祥夫人禮鑒：竊聞馮將軍及令愛噩耗，至深悼惜！馮將軍愛國愛民，對於革命事業多所貢獻。不幸遽爾云亡，實爲中國人民之損失。尙望節哀順變，共同完成馮將軍之遺志。

陳嘉庚叩啟

附

錄

評蔣鼎文之談話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南僑日報載) 蔣鼎文在美發表談話，稱蔣介石，毛澤東，陳嘉庚三人爲中國偉大人物，希望此三人合作云云。記者偶赴怡和軒向陳嘉庚先生叩詢對於蔣鼎文談話作何感想，陳先生答稱：

人生大病在不自知，我雖年老尙有自知之明，安敢與蔣毛二公相提並論？第人之品性往往不同。二公所能者，我則絕對不能；而我所能者，二公均能之，唯肯行與否耳。我自信所能者僅爲「誠信公忠」四字，其他軍事政治則全不諳。蔣委員長與我絕對相反，我知之最深。若毛主席與蔣委員長，更大不相同。其爲人言信行果，經緯才幹，我國無出其右者，此亦我之所知也。至謂蔣毛合作，便可使國事安定，爲此說者，其眼光思想，可謂十分簡單。緣蔣毛二人存心各不同，思想互相參差，意見甚於水火。我早斷協商無結果，內戰難避免，雖有美國最新式武器之援助，大量物資之供給，以爲種種利誘威脅，蔣亦必終歸失敗，豈待今日而後知耶。

辭謝行總協修集美校舍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南僑日報載)陳嘉庚先生創辦之集美學校校舍，抗戰時被敵寇炮擊，飛機猛炸，致數十座屋宇，無一完好。加以多年荒廢，自然損壞不堪。去年八月敵寇投降後，即從易於修理之一部份趕修。至本年去秋，費去八千餘萬元。若現下工料昂貴，非數萬萬元莫辦。計修竣諸校舍，僅可容中學學生千餘名而已。其他破壞較重之部份，若要修竣，須工料費一萬萬元。又延平樓及其他數座，倒塌更甚，幾需完全重建，按費須三四萬萬元。陳氏昨接集美學校董事長陳村牧來函云：行政院救濟總署廈門辦事處，近決用工賑辦法，補助修理受敵炸毀小學校舍；其辦法，材料費學校自行籌措，工費則由行總撥發麵粉補助；集美校舍應修理一部分之費二萬萬元，其中工資佔八千五百萬元，由行總補助之，其他材料費，則由本校自理。各條件經與廈門行總辦事人議妥，故來函徵詢可否接受。據記者探悉，陳嘉庚先生已覆函辭謝。該函大意謂：國家不幸，遭抗戰之損失，戰事告終後，不能奮志自立，以圖強盛，反而依靠外國救濟，政府如是，社會如是，華僑機工復員亦如是，甚至教育機關亦如是，其可恥可悲，可羞可痛，爲何如是耶！號稱勝利國五強之一，人民之衆，居世界第一，列強中誰如此卑劣？素稱「禮義廉」者，果如是乎？可哀也已！

與美記者談我國新局勢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廿三日南僑日報載)美聯社星洲分社主任馬斯特遜氏，昨日赴怡和軒俱樂部，訪問陳嘉庚氏，暢談中國問題。陳嘉庚即席對馬氏表示：只要美國改變其對華政策，新中國人民，將方原諒美國人民的，因為中國人早已充分了解，堅持目前美國對華方針的，是美國的執政者，並不是美國人民的意見。

馬斯特遜為前美聯社駐華記者，在中國居住達三年時間，對中國情形有深刻之觀察。彼對在華所見蔣介石統治下中國人民之飢餓痛苦，極表同情。當其於數月前離華來星時，即對記者及友人斷言蔣介石政府兩個月內必倒，而今此種預言已成爲事實。

馬氏密切注意新中國政府對外通商問題。并認中共在握有政權之後，應以中國四億七千五百萬人民之利益爲依歸，且應有對社會之責任感，如果仿國民黨之腐化政策，即將重蹈國民黨之覆轍。

茲將席間有關中國問題之談話錄下：

馬氏問：「陳先生準備回中國嗎？」

陳氏答：「上海解放後，就要回去。」

問：「依陳先生看法，預料上海何時可解放？」

陳氏笑答：「這，你比我看得更清楚了。」

問：「陳先生曾經會過毛澤東嗎？」

答：「是的。一九四零年回國時，曾會過毛澤東。」

問：「毛澤東是個好人嗎？」

答：「是。」

問：「他是一個好領袖嗎？」

答：「是的。他和蔣介石的爲人，完全不同。」

問：「陳先生認爲中國的政局，將來應該如何處置，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包括中共，民盟，以及李濟深等各方面人士聯合組成的聯合政府？」

答：「是的。」

問：「在這聯合政府中間，國民黨可以參加嗎？」

答：「除了國民黨反動派以外，當然可以參加。」

問：「在新的聯合政府中間，誰將握有控制之權力？是中共，民盟，或是某一其他方面？」

答：「當爲中共。因爲他們具有十數年之豐富經驗，對中國實際情形有充分之瞭解，而且擁有甚多優秀的人才。」

問：「中共在獲得勝利以後，是否有辦法將中國目前之殘局改善？如果會，需要多久的時間？」

答：「這在我看來並不難，相信中共勝利之後，最多不過一年餘，就可將中國局面改善。」

問：「陳先生對中國復興，有何計劃？是否準備參與一部份工作？」

答：「我對政治問題，素爲門外漢。」

馬斯特遜氏說：「這並不是單單政治問題。中國目前最主要者，乃經濟問題，而商人對經濟復興工作誠可出一部分力量。」

陳氏答稱：「中國資源豐富，人力充沛，在中共勝利以後，中國在經濟上必不成問題，祇要地方治安良好，交通恢復，人民能够安居樂業，衣食住問題能得妥善解決，中國即能步上復興之道。」

馬氏問：「照陳先生看，中共可在幾個月內肅清國民黨殘餘？」

陳氏答：「除散佈在台灣，以及新疆，西康，西藏等邊僻地區之部份外，散在其他地方之大部份反動武力，相信在今年內肅清。在四五個月中間，解放軍將可解放中國之大部份重要地區。」

問：「在國民黨反動份子肅清之後，新的中國聯合政府，如留有職位請陳先生回去協助建設工作，先生準備接受嗎？」

陳氏又簡單的答：「政治我不懂。」

問：「那麼，陳先生對新中國政府的興趣，主要者在一點？」

答：「我準備回到祖國各地遊歷，看看新政府如何謀新中國的發展，如何改善新中國。」

問：「陳先生在抗戰期間，曾經協助蔣介石，爲其籌募賑款，協助抗戰工作，後來爲什麼又反對他呢？」

答：「因爲在我回國的時候，看到了中國政治的真象。有幾次，我在意見上與蔣介石抵觸。第一次，余親赴延安之後，曾在重慶稱讚中共地區之良好政治，蔣介石當然不滿。第二次，余在福建，見陳儀政治敗壞，提出反對，并電告蔣介石，促其改革，但蔣竟偏袒陳儀，對余反對陳儀之舉，表示不滿。其後余經國內各地，到處號召反對陳儀暴政。返南洋時，又到處召開福建會館會議，斥責陳儀。抵星之後，亦屢次對陳儀治國劣跡，提出政擊。」

問：「照陳先生看法，蔣介石有再登台的機會嗎？」

答：「余早已見及蔣介石無可能保持其政權。前年余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即曾指出蔣介石政府乃無希望之政府，蓋蔣介石乃一不顧信義，經常不遵守諾言者。即余個人亦曾數次受其騙。」

馬斯特遜氏繼稱：「余在中國，曾與中共方面人士接觸，而今，仍有一問題未能澈底清楚，即中共控制中國以後，中國是否將繼續與英美及歐亞各國通商？」

陳氏稱：「如果歐亞各國都能以平等原則對待中國，則我們當然歡迎他們跟中國通商。」

問：「新中國不致只跟蘇聯來往，而不跟其他國家發生商業關係吧？」

答：「中國是不會如此的」

問：「有許多人說：中共受莫斯科指揮，先生以爲然乎？」

答：「這是國民黨反動派那一般人所說的。可是，我到延安時，既未見到有蘇聯幫忙中共的証據，迄今，亦未嘗見有蘇聯幫忙中共之跡象，只是，根據當時國防部長何應欽報告：中國抗戰期間，蘇聯曾經以三萬萬美元之巨量物資，幫助中國抗戰。却未聞蘇聯會以軍器私下幫助中共。」

馬斯特遜對於此點，表示頗有同感。渠稱：有名的美國記者，如「西行漫記」作者史諾氏等亦如是報導。而他個人，亦未嘗見到有任何蘇聯個別幫助中共之跡象。

陳嘉庚說：「以毛澤東之爲人，不但不願與友邦發生惡感，就是他個人對於蔣介石，本亦無特殊惡感存在。當余將離延安返重慶時，毛氏即會囑余對蔣介石表示態度，強調其本意純爲造就中國之良好局面與光明之前途。」

馬氏問：「在中國抗戰期間，南洋華僑籌賑總會爲中國政府籌募之款額，共有多少？」

陳氏答：「共達當時國幣四萬萬元，佔華僑滙回祖國款額總數之十分一。其時滙率平均爲叻幣十六元折合國幣一百元。根據財政部之報告，一九三九年華僑滙回祖國之總額，達國幣十二萬萬元，其中十巴仙卽爲僑胞捐款。而根據何應欽報告，同年所用戰費，共達國幣十八萬萬元。」

問：「陳先生對李宗仁之看法如何？」

答：「李宗仁前與蔣介石一樣，亦曾在我面前大罵中共，但現在，也許「變了」。他也不滿意蔣介石。」

問：「照你的看法，李宗仁會加在聯合政府之中嗎？」

答：「我想，中共不讓其參加。」

問：「孫科如何？」

答：「孫科根本是個庸材，是一個愚夫。」

馬氏問：「照我的看法，中共要攻佔南京上海，是隨時可以辦到的，可是爲什麼直到現在還不進攻呢？」

陳氏答：「這一方面也許是看看局面是否可以和平解決；另一方面，也許是渡江的準備工作，如船隻等等，還沒籌備妥善，相信再過三數星期，這種渡江的準備工作完成之後，就可作大規模進攻，那時，渡江的解放軍，將不僅是數千數萬，而是成百萬人浩浩蕩蕩開到江南各地來的。」

這時，馬斯特遜停一會兒，大家喝一口咖啡，轉變話題，談起陳嘉庚氏過去曾資助廈大，及至今贊助集美學校的事情來。接着問道：「陳先生目前在中國有事業嗎？」陳氏說「無」。馬氏繼而問起陳氏的年紀，陳氏告訴他今年七十六歲了。馬氏聞言，對陳氏精神，表示格外欽敬，自謂他如果到了這種年紀，將

遠不如陳氏對一般問題之清楚瞭解矣。」

陳氏繼請馬氏根據其居住中國數年之觀察，發表對中國前途之看法。馬氏首先聲明其所發表之意見，係與各方人士談論後彙集之結論。繼稱：

「余認為：中國要繁榮起來的。而中國的繁榮，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繁榮分不開的。」

「中共如果把握了中國政權，就應該有一種對整個社會的責任感，應該以全國四億七千五百萬人民之利益為依歸，而不應該爲了自己，或爲了其他小部份人的利益着想，如果像國民黨那樣只是自顧私囊，而置人民死活於不顧，必將重蹈國民黨失敗之覆轍。」

「蔣介石在抗戰期間，曾經得到中國人民之擁護，如果能保持過去的榮譽，走向爲國爲民的正當道路，當可備受中國人民所敬佩。可是，他却和一般右派的極端份子搞在一起，造成無可挽救的大錯。於是，跑上失敗的道路。」

「中國人民的要求，實際上非常簡單，他們只要有一鍋飯，一碟菜乾，就可以過日子。執政權的，就不應該忽略了人民這種起碼的合理要求。」

陳嘉庚對馬氏上述見解，認為正確。並稱：「中國局面之艱難，實由於執政領袖之敗壞，如有良好賢明領袖，起而領導，中國實不致陷入苦境。」

馬斯特遜說：「余曾走過中國甚多地方，會見國共雙方人士，知國共雙方，均有甚多好人，如果他們

能抱定爲人民謀利益之宗旨，破除一切政治成見，真誠相見，團結一致，則中國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陳嘉庚說：「照余所知，國共雙方握有權柄之領袖，絕無合作之可能。因兩邊領袖之性質，根本完全不同。一方是真實做事，而另一方面却是欺騙人民，所以，我幾年前就認定，雙方要打，決無妥協之餘地。」

。中國今後，已不可能有如過去軍閥割據，像閻錫山，傅作義，自擁地盤而後謀聯合之現象。」

陳氏繼稱：「毛澤東的確是一個有遠大眼光的人。這充分表現在西安事件之釋放蔣介石。可是蔣介石却充分表現其一慣不守信義之作風，如果毛澤東落入蔣介石之手，恐怕就沒有保全性命之希望了。」

「西安事變，中共主張釋放蔣介石，只附以五項條件：一，以西北廿一縣爲自治邊區；二，允許中共練兵三萬名；三，每月發給中共軍政費用六十八萬國幣；四，如在對日抗戰時期，每月須供中共槍彈八百萬粒；五，日本佔領華北，須即發動抗戰。最後，言明上述五條，須正式提交行政院通過，并向全國公開宣佈。」

陳氏指出：「但蔣介石對最後一點，却不守諾言。所有五條件雖曾交由行政院通過，但全未公開宣佈。這事情直到朱德將軍對我當面提起，我才知道。」

馬斯特遜繼問：「現在中共方面，充滿熱烈之反美情緒，將來如果中共控制中國之後，這種情緒，是否將繼續存在？」

陳嘉庚答：「如果美國的對華政策改變，這種情緒，當不致繼續。因爲我們充分瞭解，堅持目前美國

對華方針的，是美國的執政者，並不是美國人民的意見；中國人民會對美國人民加以原諒。」

馬氏聽過了這種話，也對陳嘉庚說，「是的，我與軍調部葉劍英，曾有多次之來往，也發覺了中共一般領袖，與美國實仍保有良好之感情。」馬氏繼續稱讚一般中共領袖，如周恩來等爲好人；只是表示對李立三印象不好。他也稱讚吳國楨，可是陳嘉庚不同意對吳國楨的稱讚，謂：吳國楨是一邱之貉。（下略）

陳嘉庚言論集

出版者：

陳

嘉

庚

承印者：

新嘉坡武吉巴梭四十三號

總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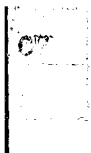
星洲南僑印刷社

定價：

吉寧街四十二及四十四號
南僑報社有限公司
叻幣壹元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卅八年八月十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卅八年十月一日再版



100